



梅山集
十六

祭文
哀辭
神道碑

廿七

~ 16
2373
17



和
2873
28-17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祭文

祭立菴朴公文

戊午

維我外氏世篤忠孝一閭四祀 聖朝旌表胚胎前
光公生是門孰謂芝泉而無根源弱冠志學正路發
軻動靜交養知行雙進就正于何玉溪之濱沿江沂
澗湊于潭閩理氣源頭篤信師說奉持微言矢死不
屈授受維何一言曰立勉公顧思母過不及乃狀盛
德資公鴻筆哀輯咳唾猶恐或失奔走先後克殫其
誠遺編登梓公未見成步趨之息耿耿九京繫我納



相與居之身
拜紫閣峯陰頽容棣度不覺起欽道深淺童子何
知誠中形外允矣庶幾公於四子如誦己言約而不
陋博而不煩考德問業願承厥緒癸春所受止庸學
序精微蘊奧罔及就正高駕徑還我違喪病齋志莫
就彼蒼胡然悠悠我思遠不能宣齋記與銘箴砭切
至如獲拱璧持守勿墜學力所推老而不衰謂有異
時更覲德儀幽音忽至漠爲邃古胡不憇遺顛天無
路瓦湖烟月晻翳無光雲岡松桂歲寒驚霜邃識高
才無地可尋引領天南悲不自禁歛莫視含葬未執
紼日月不淹象生將撤撫念疇曩有淚懸泉義當匍

匍禮闕鷄綿謾吐肝肺替誦筵几辭未達意語不成
理惟靈洋洋降監哀臆幸垂冥祐俾免擿埴

祭近齋先生文 己未

嗚呼哀哉道出於天而原於人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蘊而未發則可以獨善其身行而推極則可以
兼濟天下雖其窮通之有分而其致則一也嗚呼天
之生先生既命以大受之器矣若將畀以大受之任
君子得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澤而竟
使位才至一命年僅躋下壽沉屈阨窮以終其身俾
其鋪舒皇王之志不少槩見於世上天生賢之意固

若是茫然乎抑亦氣數之所推盪天亦不可奈何耶
所以伯淳之無福天下人之無福也歟然而區區外
至之榮辱於先生何有嗚呼先生以不世明睿之資
爲格致誠正之學不由師承深造自得富有大業日
新盛德迨其晚暮而不知疾病之已痼年數之不足
猶慥慥不已優入於剛健中正之域而默默加工內
而不出故雖以同堂之親平生之交但知先生之爲
有道君子而若其造詣之所極有未能盡知也矧茲
如小子後生晚進何敢窺度其涯涘然而測其襟度
則冰壺秋月之瑩然無瑕瞻其氣象則清水芙蓉之

皜而不滓洞見大原而宗石潭理氣之論身任大經
而闡華陽尊攘之義評人物之性則淵翁與歸辨心
氣之同則漢老是從講三百三千之經變入其本而
不遺其末通於古而不泥於今燦然節則乎天人而
爲今與後之所法象則先生之有功於世教者亦大
矣至若尊主而庇民範世而垂俗則自有胷中講究
慘憺排置者而井田之必可行也科舉之必可革也
乃其中一二耳每謂元聖周禮綱領舉矣柳氏隨錄
條目備矣任經濟之責者舉而措之小而治國大而
平天下是可以見先生之志也豈欲果於忘世獨善

其身者哉嗚呼以先生彌綸一世之才際 聖明側
行英俊之時而終未有一日之遇焉者天也逮夫講
官之除也出入 萬筵輔導 元良卽先生行道之
權輿而六十年所蘊抱方有展布之望矣 朝家之
敦勉日以重士林之期待日以切而先生介石之操
確乎不拔歲一周而終不膺 命者不惟沉痾之難
強而已百世之下應有知先生之心者必有感於其
幽處之際矣嗚呼小子受才昏鈍稟質駁濁幼而失
學長無所業年過志學始發願於求仁爲己之地以
書爲贄納拜床下掘衣乎蒼崖鍾岡承誨於春山秋

堂六經百家三才萬象以及於治亂興亡之跡行藏
語默之要靡事不論論必竭端其所以發蒙而牖迷
者靡有餘蘊顧以不肖無狀少無可稱而過加獎詡
謂可以教恩愛之至靡不用極而氣質一定克治不
力孤負仁教甘處下流淵冰之戒夙夜靡弛竊冀繩
鞭之掣不息烏頭之力不去庶償區區聞可之初心
天不欲遂吾願耶何先生之教我不卒而棄之如遺
也嗚呼砥柱傾矣著龜亾矣百川奔趨而誰任回瀾
之功衆旨摸象而莫知稽疑之所將至於斯文化異
端學者至用夷而石潭華陽傳授法門幾何不剗地

而盡矣此固爲世道斯文無窮之恨而直欲籲天而不可得者也若小子行已而無所就正劬書而無所質疑俛俛半生卒業無地尙屬一身之私慟耳嗚呼堂室依舊闐然下帷光霽之抱若可以挹矣金石之音若可以承矣而清明溫粹公誠坦蕩覲德而心醉聽言而誠服者今不可以復見矣嗚呼神情相邇幽明不隔伏願尊靈默賜警醒於冥漠之中則小子敢不奮發踴躍以卒承罔極之恩伏惟尊靈降監而垂憐焉嗚呼哀哉

祭近齋先生大祥文

嗚呼哀哉士有二道出與處而已出可以有爲處可以有守然以孔子之至公血誠孟子之麤拳大踢到底無着手處則致君堯舜用熙鴻號者後三代而寥寥其勢固也蓋其明良之遇曠世一值而氣化之盛衰人事之得失反復相尋終莫由成隆古之治此爲千載志士之恨而亦不能無憾於天者也然則出焉而不得有爲孰與處焉而獨全其守乎此吾先生所以沒齒自廢而猶未悔者歟然以其時則大有爲之會也 聖人在上寤寐英豪以先生富有之業若或幡然膺 命則遇巷无咎可期久大之德業亦豈非

難失之機而不拔之操其介如石有若果於忘世者
然此曷故焉卽所謂非伏其身而不見非閉其言而
不出者也嗚呼君子之進退行藏自有精義存焉非
小智偏見所可與聞則曷敢任胷臆之裁塞睚眦之
辭自干乎法義之誅哉然先生之所秉執卽小子之
所獨知者亦何忍含蓄不發使其以一身而任天下
之大經以一心而存天下之大防撐亘乎兩間炳朗
乎三光者晦而不章泯而無傳乎嗚呼缺攸迫天
不悔禍皇朝之不血食垂二百祀奴酋之保子孫至
五六世自有華夷以後所未有之大變也以四海之

廣九州之大無一人仗鉞討賊以明春秋大一統之
義而被髮左衽甘爲臣僕吁亦可哀也已繫我左海
一隅覆燾 大明乾坤昭揭 崇禎日月巍巍禁苑
之壇血血華陽之廟伸拱北之誠著必東之志將有
以彰大義於天下永有辭於萬世者也以故君臣上
下所講明者尊周而攘夷也所交修者復讎而雪恥
也是以金珠皮幣往來之中不忘臥薪嘗膽之志此
天經地義民彝物則之不可遂已者也世衰道微遺
君後親不復知有含冤忍痛迫不得已底意至以宰
予觀夫子之辭加之於醜虜則天地之變於是焉極

哲先生集
矣嗚呼聖人其可侮乎父母其忍忘乎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嗚呼先生之所學者孔子也所抱者麟經
也孔子之聖被其汚蟻麟經之編無地可讀則先生
于斯時也寧伏而不見閉而不出其所自靖于身守
而不變者卽以尊聖人而攘夷狄乎春秋孔子之書
而尊中國卽數十大義中第一義則尊聖人乃所以
尊中國也嗚呼先生不在其位則固無以奉行天討
闢之廓如顧不可以一己之行止任大經而存大防
乎哉是故但知吾心之有天理不知吾身之有禍福
此先生所以不懼不懼勵萬夫不可奪之勇者歟先

生之心富貴之所不能淫先生之節貧賤之所不能
移先生之志威武之所不能屈者也先生學貫天人
行通神明出其有足以陶鑄當時推其餘足以模楷
永世而惟此一節爲先立其大者歟嗚呼使先生而
出者固可以左右 胄筵成就 睿德以鞏我億萬
年洪基則羣黎百姓舉蒙其賜澤利之及孰與爲京
然此或有任其責者矣先生一不出而聖人尊而夷
狄攘夷狄攘而中國自尊上有以明天理下有以淑
人心譬如九野閉而潛陽孔昭兩儀昏而一星孤明
先生真可謂孔門之忠臣大明之遺民者矣於乎盛

哉微先生吾誰與歸所以江漢羹墻之慕閱三歲如
一日至沒世而不可以忘焉者也嗚呼知德者希孰
識其貴然知與不知亦何有於先生哉小子顛蒙痛
微言之將絕憫大義之已喪不揆僭妄之嫌竊附表
章之義哭告于靈座之下若使先生幽處大節賴而
有傳扶天綱於一世樹風聲於千秋則小子亦與有
榮矣伏惟尊靈降監在茲

祭外舅姑遷葬文

壬戌

嗚呼哀哉我拜于公今爲十有五年尙記其坐之膝
而撫之頂而德意之藹然許其子而妻我指來年而

結二姓之緣時公齡近七旬而脩幹豐下肩背竦直
望之如神仙謂當享期頤之壽教我誨我以期于永
久胡不憇乎一老而遽至於啓手及余入于公門嗟
棣儀之莫覲謁姑氏兮上堂霑余襟之浪浪緬疇昔
之擇對愧坦腹於東床嗚呼哀哉公忠欲盡分而完
始終之一節孝施有政而作儀刑於四方文學足以
貫黼黻德量足以鎮巖廊宏其講國論而秉國成昭
乎揭昏衢之日星胡爲乎棲棲玉山之北隔春明之
物色逮 元陵奉諱之夕晨起痛哭不知東方之白
年年三月日血涕交而無從可見言與行其可迹追

寧考之殊遇豈忍果忘於宗國羞于進而務入與
時俗而流從遭聖人而得舉虛前席而從容許
沐浴之大義說昔日之囊封公感激洪造擬致匪
躬既輦禱於南州命卧治于江漢之東公何爲兮
不少留聊翺遊兮太空思夫子而太息勞我心兮忡
忡嗚呼哀哉佳城叶吉兮玄和再移左右之祔兮情
禮同虧千秋萬歲兮永慰同穴之息吉日兮良辰桓
楹載施若典型之更覲奄窳窳之告期拚旌一慟情
見于辭凡今之人孰知我悲繫我之悲非以其私嗚
呼哀哉

祭亡妹尹氏婦文 乙丑

自爾云亾奄薄一旬收之空木筵几爲陳始疑若夢
終覺其真強作笑語用慰老親退處于室淚應心零
愴况曠恨寢夢猶驚凡今之人誰無弟兄嗟吾與爾
特百常情先妣早世時尙孺嬰爾生十二我加六齡
亦有爾姊年董二八有弟名壽生才四日蒙哀撫髻
相看泣血天胡降割阿季斯奪維吾一身形單影子
賴有二妹依以爲生喜爾于歸君子之庭克配良士
以承德聲時日不見未堪伶仃暨送爾姊在湖之鄉
涯角相思日夕浪浪于以重會在彼白城怡晨昏

秩秩豆觴棠棣之華鶴鶴于翔謂當百年茲樂未央
云胡爾疾而不可爲瓊瓊千方無地可施病豈死人
治則失時莫責于命人謀不臧云誰之故有兄無良
苟趨客冬小試良方縱患勞瘵詎滿膏肓宜我置之
不友之刑爾知無幸願旋于京載造息閣猶冀其生
尊舅尊姑爰及夫子夙夜救護盡精殫技庶幾誠格
神或感止矧爾爲人宜天佑之終古難諶奈莫持危
如惓如焚我心何其神明發外善言絕悲慮我傷生
戒我過哀至性攸存之死可知未忍自毀以傷苦心
由心發外亦難自禁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縱有百身

寧可贖也含章不見孰信其然旣豐而蓄我欲問天
輶車將駕卽彼高深楊流湯湯桂宙欽欽明朝一往
終天不返寥寥虛室何時復踐生無一息曷依曷恃
煢煢孤魂誰尸誰祀於乎吾妹於此永已和淚爲文
血漬于紙柩前隻鷄出自家羞一氣流通無間顯幽
知爾英靈臨發遲留念我高堂抱茲悲酸寄而有歸
如夜晝環好去九冥重覲慈顏

祭性潭宋公文

戊辰

嗚呼學問之道求仁而已而仁之道大矣四端皆天
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

統四者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以故孔門之教先於爲仁鄒聖亦以尊爵安宅贊美焉而歎莫禦而不爲也學絕教乖爲人而不爲己則爲仁而由己者鮮矣歷選近世之士能求仁爲己庶幾近於洙泗心學之餘者惟先生是已嗚呼先生以華陽之肖孫續華陽之墜緒讀其書求其心而自占幽貞之象獨抱固窮之節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永矢林下終其身而無悶網錦日章皋鶴天聞推曠感於先正懷典型之所有上焉而責鳳儀鴻

漸之美下焉而守龍蟄龜藏之義 天書十下 恩禮俱竭卽世臣畢義之願異隱者亂倫之類回邱壑之遐心膺賓師之 寵命若可以追文正公故事而萬筵才撤初服遽返若不俟終日是其故何哉出於量已之深而前定者不窮是可以見先生之素履也嗚呼得位而爲王者師布衣之極榮也享壽而至八耄齡生人之大願也是或偶然而致之而惟其學成道尊巍然爲一世之儒宗其德之得於心充於身者非人人之所與有也此孟子所云三達尊者而先生兼之有茲三者之兼焉則通國莫不知貴雖斂然退

藏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敬之者豈以貌而不以心哉嗚呼先生所有者良貴也所修者天爵也位造貳公之弘化而非求也壽至東庠之受養而非辱也充衍堂字孫曾振振奉專城之養報金帖之喜而非可懼也卽人道之旣立亦天命之自申先生之於道與德壽與福殆無遺憾矣以是而靖獻于文正先生則豈不曰予有後昆乎嗚呼直弼亦曾躡先生之門矣以身則獨以疾則貞旣末由束脩而請教又莫能執經而問業祇識伊川面而止此爲終身之恨也惟吾先潛德幽光賴大筆闡顯庶幾不朽於永世幽明受

賜隕結而不敢忘者也嗚呼直弼親炙餘光無時月之久未足以考德然竊覩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而神閒氣定雍容暇豫晝宵息瞬咸有所養動靜語默綽有成法與人之際藹然若春嘘而物茁使卽之者發易直慈諒之心茲豈但天分之高卽因存固而心定也程子以把捉不定謂之不仁而先生涵養深厚寬靜有容如春和景明海晏天晴此其所以近仁也歟嗚呼大羹不和孰美其淡古井不波孰測其澗知德者希自古以爲然亦何損於先生哉直弼稟質偏駁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浮揚粗厲之心而天賦

既定於始生矯揉不力於施功常切自悼無望乎求
變而美及覲盛德服矩誨則若可以息閒氣消忿慾
不有積中何以發外不能正己何以正人此其驗於
觀感之餘者也由是而知先生之學務自得於內也
是豈寄命于耳目騰理于口舌以施以蠟要爲自銜
銜人者之所可髣似乎以故直弼獨謂先生得洙泗
言仁之旨而其學則心學也願以是仰質于尊靈亦
以俟後世之君子伏惟尊靈諒至慕之非幽陽浮憐
至願之祗存聞可保佑命之默諤其衷則敢不從事
于求仁爲己之地以無負不倦之仁嗚呼哀哉

祭疇巖李公文 丙子二月

忠孝之道一而已竭力以承其親之謂孝致身以事
其君之謂忠忠出於孝孝移爲忠以故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而求孝子亦於忠臣之門焉豈不以二理
同極而立人之道哉直弼生也後不及見古人竊嘗
以尙論人物爲念雖於片善寸長其心好之不趨若
缺缺而口出卽其根乎天性者然耳苟有進於此者
忘身而殉國潔身以顯親扶植乎天經地義而爲世
教之光者則雖爲之執鞭而所不辭焉歷選近世未
知其孰當之也九原可作厥惟我葦庵公庶幾而能

趾美者其疇巖公乎嗚呼韋菴公規度之莊嚴志氣
之剛方凜凜若崇峯峭壁孤松獨秀而人莫得以攀
援不待年至高揖辭世直是急流勇退去神仙不遠
以此自終亦可爲高出萬物之表者矣嗚呼忍言黑
虎之事乎賊臣竊柄動搖長秋權奸紹述 坤極將
傾時則有若二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相繼抗
疏終爲 國母立懂其危忠直節與日月爭光詎不
韙哉然二公疎逖之臣也知時義之爲大而當言卽
言者豈無所自而然哉言議由賢者出而二公咸出
於韋菴公之門不恤一時風色惟盡面前道理成就

一箇是而已者嗚呼吾知其所從來者存也二公之
自樹立雖其令德高行之所使然而苟不固韋菴公
至誠孚感曷能決性命辦大節乃爾乎哉嗚呼崑岡
焚玉餘炎燔穹韋庵公因之不免桁楊梲棘備經危
厲而竟歿于魑魅瘴癘之鄉是爲國人之所共悲殆
有甚於汨羅者而夷然自適如處樂地至九死而靡
悔卽其矢心者然也篤論者以公并二李而擬諸已
巳三忠至以爲功則過之蓋陽谷諸賢言之於已然
之後韋菴諸賢言之於未然之前防微杜漸轉危爲
安是以難也嗚呼終使黃裳元吉萬物化光是非所

謂忘身殉國之忠者歟嗚呼公之事韋菴公如不勝
若將失真執玉奉盈之不翅固其至性然也禍釁以
來其所以自分者秖知以死而不知以生土木其形
骸冰火其腸肚灰心垢體其泣成血嗑不粒食疾不
茹薤卽白傳所謂欲自潔而毀傷懼虧孝於歸全者
也三十年所準擬以究竟者卽捐軀而下從終不底
于滅性者天耳及夫天日重明幽寃畢伸 寵裡榮
謚 恩光普被則公無不可仕之義而沒齒岷巖自
甘淪廢以自靖于一身而獻于先人者其心固無憾
矣與農淵二公所遇遭差殊而所自靖則同曠百世

而相契托知音於遺風後有修孝友之傳者其必并
述而聯書也無疑矣直弼始拜公于東郭語及癡故
淚下如雨意謂振觸故適然耳伊后靡時而不然逮
夫開小學之講也臨文輒嗚咽幾作孺子之泣嬰兒
之哭不獨蓼莪之爲可廢也是非所謂潔身顯親之
孝者歟仲尼有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
身公於其始而終者所自致若斯其至則由是而事
君者亦可以推知也向使不遭愍凶蚤已蜚英則進
可以立經陳紀建事功於一時退可以全身完名樹
風聲於百世閱夷險而一節合忠孝之兩美克紹韋

庵公成法而用卒世臣畢義竭命之願矣事乃大謬不然卷而歸之不少概見嗚呼豈非天哉然所以事君之義不出事親之道止于孝乃所以止于忠也韋菴公既顯遂于國公又順寧于家其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道者一致而同歸兩節而并弘抱鐵石之苦衷勵竹柏之孤操見貞心于歲寒卓勁標於疾風并世傳爲盛美後史載其徽烈者嗚呼其盛矣乎直弼出入門墻十數年猥蒙國士之待若其叨陪之樂知遇之感道義提耳之教山水賞心之趣出處行藏安身立命之方與夫對衡望宇相期以林下十年

而齋恨于千古者所可述也殆難以更僕數而累牘書祇叙其課忠貢孝有概于微衷者數袵以陳于筵几之下疾病昏瞽文不能宣盡此意惟方寸之耿耿若貫徹于幽明庶至誠之有格母或吐乎茲觴嗚呼哀哉

祭朴元得文 丙子

嗚呼哀哉大舜敷五教仲尼說五道而朋友之交居其一焉朋友非天屬之親而班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焉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道非朋友講習則不明不明故不行是以朋友之於人倫其誼若輕

而所係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是乃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古來論文道者必言管鮑而管鮑循跡而量情必言牙期而牙期待音而賞心是亦非至者也孰若不佞之於公未言而志喻先事而慮諧者哉師曠之調五音易牙之和五味未足喻其融洽也以故相體而互資者如形影之隨聲響之應若斯者三十年于茲矣今也則形旣滅矣影何附焉聲旣絕矣響何答焉公眞死乎我真生乎生而無樂則其生如死死而有知則其死如生而我不能通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其將孰從而致詰哉嗚呼不

佞及先先生之門時纔勝冠耳冲蕤蒙駭惟步趨唯諾之致慎而不知傳道受業之是事賴有公左右函丈接我以恩信迪我以理義不佞之粗識趨舍立雪之餘得於公者爲多矣嗚呼黃羊何歲樛木遽摧執幽音而晨赴血淋漓於公指相抱而哭號絕者屢因之窳窳事畢而音徽永翳微言寢邈則佞俛乎靡所因極不直以考德問業之無所而已然而孝子克家門墻不空庶幾紹明光訓嗣聞斯道以故不佞之跡不詒伊疎常以沙溪之慎齋漢湖之三山期望乎公公雖謙虛不以自居卽其居喪而盡易戚之實存心

而立仁禮之體言行相顧準以繩尺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雖往哲之專於內脩者亦何以尚之哉每入蘭室觀芝宇自然孚感恍若攀老成之典刑慰山頽之永思公亦不以我無似謂可以閱天下之理而論天下之事天人性命之源古今治亂之本三百三十之常變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與夫有家日用之體語默動息之節肆口揚扞兩竭其端或相視莫逆或相持不下卒乃爛漫同歸莞爾而笑要之理順冰釋然後乃已卽其心心相照事事相須有百年金蘭之好無一辭鍾律之乖者有如此焉此豈容一言而

盡哉嗚呼先先生崇德正學固己爲一世儒宗而所秉之大義可以軒兩儀而昭雙曜質千聖而俟百世天經地彙賴以不墜而終身自靖不少概見知德者希孰諦其真將擬以今與後之所法象者賴有實記一却耳以孝子之至情述耳目之所逮譬如鄉黨一篇畫聖人無毫髮差爽則苟欲求先生全體大用舍實記奚以哉斯已足矣而公猶謂出自天倫語涉言詮未可以徵信永世且以不佞侍杖八日久俾述狀德之文顧愚不肖曷敢當是寄哉辭不獲已久而後聞命惟待學就識進始可以下筆而奄遭大存歿矣

孰謂人事之難準擬至於斯極哉擬令早晚見成其
將無所乎斤正是尤齋恨于千古者也若至遺書全
部卽先先生道學文章節義三者之所爲載當壽厥
傳用圖不朽亦公之所委屬于不佞者也刪複釐誤
淘洗成書非一人手目可了全集草稿尊閣下上其
將誰適與論要就質于士友則慮無所於折衷任取
裁乎智臆則懼或涉於專輒今焉繡梓有緒刪述無
期未嘗不抱遺編而發唏痛九原之不可作也縱使
付諸剗削苟或未盡完粹則豈所以副素日鄭重之
託哉是爲日夕所壹鬱而無誰語者耳斯二者卽公

平生苦心之所注則必有不泐者存應耿耿于九幽
之中也尙冀明靈默賜警醒於寤寐感通之際俾不
迷於所由否嗚呼先先生以一身之出處樹百代之
風聲以公淵源之所漸濡染之有素知有此箇義理
久矣逮夫一命之至也公謀及去就于不佞不佞
舉似第一義是爲公家家法云爾則公矜然不遜于
心而以筮仕之出於推恩向後之難於充類曲而
膺命乃有不得已也旣不潔身而亂倫亦非忘義
而循祿真所謂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豈苟然哉不
佞之終不敢尼止者殆以此也蓋公之隱忍爲祿仕

者卽以緬襄文稿二事存焉耳二者俱未及就而卷而歸之隨大化而冥漠若無所乎聞觀此何爲哉此何爲哉嘗訪公于岳麓之下時黃菊盈庭爲言東籬秋色政佳公卽會意而曰德陽東閣亦有黃菊相對一笑竟不月而賦歸豈有感於陶公出雲之語歟相信之篤亦可見於此矣如不佞者固無出處行休之可言而亦嘗側聞長者遺風又奉承先先生緒論而素與公鑽研到底者卽所謂第一義也及被再命迫於庭教自不免顛倒一出揆以斯義壞了無餘異日無面目歸拜先先生而有愧於金密翁亦大矣亟

馳書用伸此意則公舉聽松之一謝 恩命鹿門之从縻 宮啣以爲言而焉有非祿仕非行道而容易出脚如不佞之爲哉進退無據上下不及自未免爲前後兩截之歸此不佞所以憮然自失者也以公明理達觀卒不幸教不佞耶胡一往而不返若相忘於江湖願一見而道意指九京以爲期然所相期于九京者卽生人自寬之辭耳詎有死後之逢迎可了生前之慕悅耶冥契旣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吞不復宣昔人之廢斤輟絃豈不信哉嗚呼記昔公做邑而赴也求一言以贈行不佞奉勗以事事尋求一箇是

公視爲七字符而將擬終身受用受用不盡而公遽至斯耶還以自勉用副公忠告善道之至意已矣嗚呼清明愷悌公質之美也仁孝慈諒公行之純也析是非於毫芒之末言議之正直也謹善利於幾微之際心法之嚴密也理有所定淄澠必辨志有所守金石不變見識操履之既明且確者也學術足以筌鏞世道文章足以黼黻皇猷以是而行乎世疇敢與之爭先而公自視歛然內而不曲恂恂若百不知而不能乃降志屈首棲遲于枳棘而尙患不稱其職罔副分憂常兢兢乎所以爲治殆寢食之俱忘而忘貞

疾之在躬人或病其用心過苦而終不改度此豈但斯世之所罕當於前脩中求之而猶以爲難也吳隱之之清操益厲蜀文翁之儒化將成而爲造物者所奪併與其可久可大底德業而莫究莫卒成寥廓則直欲天問大拓而不可得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謂壽與祿者夫人而皆得之何獨乎公而嗇之哉五十年抱纍床第竟又客館舉復孤兒號觀親朋莫致贈舍行路爲之掩涕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嗚呼士爲知己者死死固不可辭則其於死生契闊之際其何忍忘情哉莊生之達焉而其過惠子之墓尚有亾

質之哀矧不佞之不能爲莊生者乎宿草易滋而傷
恨不滅松檟可拱而悲緒無窮要之與此身而俱盡
耳嗚呼隙駟不畱尺波電謝而春蘭秋菊英華靡絕
苟能懷馨香之至德想卓傑之清節則是可慰生同
志死同傳之願耶禮朋友有同道之恩相與服衰經
帶卽士之疑服素冠也迺不佞之所施于公者而其
闕亦已久矣將何所於寓哀乎惟神明之相感若不
隔于幽顯庶方寸之昭格公母吐于茲爵嗚呼哀哉

祭守愚李公文

丁丑

嗚呼天之生賢蓋亦不數而或間世而一值則必因

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是爲天道之常也
乃反摧折之天闕之無其生而後已俾其多少志業
罔克有終譬如虹橋蜃樓倏焉起滅無迹可尋不過
一場戲劇而止此曷故焉苟其數命有定諒不可逃
則始之生而畀之者是又何理哉此從古志士之所
怨嗟而今於在邦之歿尤致憾於大司命之權者也
嗟嗟在邦公之爲人可謂成矣清明樂愷何天賦之
卓也孝悌睦嫻何人倫之篤也片言可以定國是則
見識之明且正也納誨可以輔君德則學術之精且
博也志節翫辭則可以當犯顏批鱗文章爾雅則可

以贊皇猷黼黻入而有守則可以婆娑邱壑勵廉頑
立懦之操出而有爲則可以端委廊廟成尊主庇民
之功此非公拔類出萃不恒有於世者乎何爲而至
於斯耶人之達才不見用於當時則必有聞於後日
不與衆萬之生同歸湮沒而今公官止下僚壽劣中
身許多抱負歸之無何有而百不試一二又不留一
塊之遺肉上天之至仁至公者不應若斯之翹然而
報施之舛至於此極真所謂修正直以召灾好仁義
以速咎者耶公卽世而暮尊伯氏與令姪相繼云亾
其間不能數日賢閣與令嬌又不數月而奄然傾逝

玉山故宅不惟文藻之無徵亭臺池沼已鞠爲茂草
矣死喪之威亾古何限而豈有如德門之偏酷哉滄
桑浩劫未足喻其變烈火風輪未足喻其驟君子何
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者卽昔人之致詰
于老天而氣數之所推盪天亦不可奈何耶抑亦蒼
蒼者無信漠漠者無神耶嗚呼生而爲英者沒而爲
靈不隨朽壤而消盡將蕩爲大化與造物而爲徒乎
寧結爲神明以照臨于兩間乎將爲鍾山之玉薦珪
璧于明堂乎寧爲泰山之松作棟樑于大厦乎將爲
九淵之神龍沕淵潛而白珠乎寧爲九苞之威鳳鳴

高岡以瑞世乎將爲和風甘雨施普澤于下土乎寧
爲景星慶雲耀祥光于太清乎抑將復爲賢人君子
以續其志以遂其願鳴國家之盛而興斯文之衰乎
玄天幽默鬼神茫昧其然豈然吾何從而知之乎嗚
呼余年十六八在邦之門左右提挈今爲二紀于茲
兄弟朋友恩義兼該公以廉貞而離俗我以幽憂而
鎗迹相晤於寡諧之地冥契於衆睽之中雖隱顯行
藏之不同離合聚散之無常而一點靈犀炯炯通照
者固如一日是豈可以一言而盡哉嗚呼清冰玉壺
公之心也寒松孤竹公之貌也銀山鐵壁公之高標

也春蘭秋菊公之雅韻也若斯人者雖曠世而相感
若朝暮之相遇矧茲得之并世重以婚姻之密乎今
焉一曙而失之則吾已無爲爲善俛俛末路亦焉用
見在哉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絕絃於鍾子不直精
神殞喪風味轉墜而已嗚呼隙駟不畱尺波電謝象
生已撒於下室衰草屢宿於墟墓將何所於哭乎始
之不能越界迎喪竟又不能修墓種樹用述往哲之
風義一慟之展亦罔及時莫無遲我之來乎惟公素
日明理達觀未嘗怛化憂患之至自不累於心胷死
生之際亦能通於幽明安天命之自然而無滯思於

人世耶固應泊漭漭而無垠與太初而爲隣俯視下
界不翅鹽鷄之幽沒其何能眷戀我耶折梁之哀埋
玉之悲要之無我躬而乃已已矣嗚呼公之螟嗣以
一身而蒙三縗固千古之所罕聞覆巢餘卵存全未
可知縱令存全無教無養何以爲生每來見我寸心
欲折成立之道固望于我後死之責亦不當辭而既
窮且獨又淹貞疾無一事可以及人異日泉下殆無
以藉手而見公矣惟有述公之志叙公之行幽顯闡
微用圖不朽是爲自効而自念人不足以取重文不
足以記實亦曷足有無哉然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則

亦惟知者知之耳嗚呼遯世獨往居木石而羣麋鹿
卽公之所永矢以故身世兩忘不少概見庶幾不見
知而不悔區區身後之名何有於公哉嗚呼公之於
文詞固天授神才而不屑故不爲彌見其高也惟其
殘編爛稿之零落世間者殆全鳳之片羽太牢之一
鬻苟使收載而無佚則絕世希音可以被管絃諧金
石而後之篤論者若一視以李長吉邢居實之流則
曷如其已泯然而無迹乎身已藏矣焉用文爲嗟嗟
在邦萬事永休日薄荒原哭孤猿而腸摧雲冷秋空
叫斷鴈而影隻公臥重淵我向故山旅夜寒燈晨程

精方生集
殘月尚安所為懷乎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魂之聽之
亦應徊徨而淒惻嗚呼在邦

祭庶從兄營將

庚弼文癸未

嗚呼凡民有生固有一死或死牖下華扁殫技或死
官守親懿臨視或死于兵馬革裹尸亦有凶年餓莩
流離等是脫屣何必期頤儵然乘化何怛何悲畏壓
溺死曰無吊儀巖墻桎梏亦命之為命不可測孰知
其然順受其正是謂歸全遑恤我後體藏骸捐身膏
蠖蟻愛憎何殊如君之死萬夫所無縱云天地都是
逆旅客中為客不遑寧處同人于野駮駮逞凶氣索

神零竟違考終畢復虛館嶺海千重無人于側幽明
莫通此時此事聞諸管僮其生其亾家莫聞知其舍
其殮其將憑誰執訃失聲目斷天涯其然豈然半信
半疑阿寧遽殄一曙短折子父俱沒不能兩日哀恨
干霄禍炎燭坤行路相吊鬼神煩冤豈伊人尤天實
為茲何辜于天其寧忍斯千里返觀一僕攀輶我往
迎哭東門之遙孀嫂孤嫠相將號絕雲日慘冥山泉
淒咽逆殯漳阡曠歲淺土一日九回我心東注招携
阿季克襄窀穸一岡兩塋葬以昭穆越瞻先兆杉柏
連枝神情孔通精魂不移亦足慰君沒世孝思不幾

日月嫂氏下從矢心自我取義從容如得甘寢克躡
玄蹤于以附之虛左其封輝光門戶涕咨鄉隣亦以
驗君刑化之真人生萬緣蓋棺則休琴瑟好合如人
世不煢煢孀婦靡所因極呱呱遺孩成立綿邈天定
孔固終必有復爲留碩果用報不食嗟君爲人拔類
其草本之樂愷濟以剛強有才有藝有識有量舉以
措之無所不當入幕爲賓穎脫出囊再試牛刀百度
俱張討捕嶠南嘉靖一方孰謂韎韐君子是將行何
德術致郵斯速公朝欲試利器盤錯莫不懷君齋咨
嗟惜何以得此梁楚之間譬諸解牛未斧髀髓因地

而局亦天是慳嗚不盡聲飛不盡翰世道人物操我
永嘆繫我與君異體一身恩義倫理同胞與均不獨
兄弟如手如足共榮連業長枕傳服一齒以差至于
斑白左提右挈與同苦樂疾痛苛養呼吸喘息相爲
流通罔不相須墓緬厨旨身絲口餽待君爲政如轉
戶樞詎謂一夕萬事嗚呼留我滯世痛苦伶仃若瞽
無相如影失形籩豆湛樂誰爲誰聽况也急難孰安
且寧百年身計一朝墮零哭君三年精爽都喪居室
忽忽幽門茫茫或不用情翹若相忘一念回薄萬刃
攢腸如將見之寤寐心目莫辨真妄依舊怛言之

不忍詎堪泚筆含茹吞吐奄迫祥月流電不留跳丸
斯疾一撒象生萬古契闊涕泣爲文用薦腔血搏胷
一慟五內决裂惟後死責百不酬一擬銘君行納于
九幽幽顯闡微用圖不朽嗟嗟爽汝尙歆我酒

祭季舅文 癸未

嗚呼天地之生人而世運之衰極理終不能勝氣以
故凡壽夭之原於命賢不肖之稟於性者宜其相配
而恒喜相乖噫其生也有意歟適然歟以爲適然乎
則何其資質之純粹儀容之端偉德行操履之拔類
出萃也以爲有意乎則又何其志大才良若將有爲

於斯世而毀折之隕穫之猶恐其或成也荆棘茂而
蘭蕙伐鶴鷗盛而鸞鷖稀是固識者之所致詰于老
蒼而今於舅氏之喪益無以處之嗚呼此曷故焉舅
氏有通神明之孝有澤生靈之仁德量可以範圍一
世信義可以受托六尺而一誠所立百度俱實由內
徹外從本至末動靜云爲語默行止絕乎天理之正
無不可對人言者覲德者悅聞風者敦是當擬倫於
古人歷選并世惟有吾舅氏一人而已若是者豈非
所謂不常有於世者而胡爲而至於斯哉常人之情
咸願其有用於時有聞於後而舅氏擢巍科數十年

一步不服閭背踏終南之逕目無五侯之門萬蹄爭
驚而我足自住衆流奔趨而我裳不濡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非直無求之之迹亦無求之之心非直
不說着求字亦不說着不求字苟不固洞見實理石
介金貞則其孰能與此哉夫子所云人不知而不愠
晦翁所云真能自守不求人知者擬諸舅氏分上其
能彷彿乎否耶雪霜大摯知松柏之後凋風雨如晦
知雞鳴之不已一節終始以至沒齒亦繫我舅氏一
人不獨并世之所無有求諸古人而寡儔是皆無所
爲而爲者豈要見知於今與後哉斯爲天理當然而

吾不得不然者歟嗚呼天之降割我舅氏酷矣四罹
荼毒九哭繼體膝下之迹如掃存而不如人生歿而
有甚人死是固親懿之所煩冤行路之所涕淚致憾
于司命之權者也至若以終身沉屈爲公不遇之恨
者是不惟不知公亦不知天也公抱朴舍真忘懷得
失在約無改含味獨遊以至於身全名完浩然無愧
如璧之白勿緇勿缺卽其一心精純上通于天天之
報施其在斯乎惟天之賦物齒角不均花實不并或
以富貴福澤而厚生者或以貧賤憂憾而玉成者或
以德義名節化今而傳後者如公之所自致者當爲

世教之耿光斯其見天之心乎借使公隨俗浮沉與時俯仰雖立大功名取大事業以此較彼孰重孰輕然則天所以了舅氏者不其厚乎是亦差遣之意骨肉更何述哀乎若小子有不忍忘之情不自己之慟生長于外氏被鞠于王母飲食教誨惟舅氏是須誘掖激厲靡極不至始導以功令之業終勗以聖賢之學粗自發軔炳燭冥塗者咸舅氏賜也小子不天幼失所恃至哀貫心骨貞疾纏膏肓宛轉苦聖幾不勝喪舅氏涕泣以寬之鑿藥以濟之扶死回生用延殘喘者亦舅氏賜也舞綵怡愉於王母之膝不知誰爲

子而誰爲孫自忘其爲無母之兒逮王母捐巾幘則以事王母者事舅氏舅氏亦以王母之視小子者視之隆摯之恩湛翁之樂殆無一膜之障精神互注形影交須有無而相資喜戚而同情幾不辨異宮與異姓暨夫卜居岳麓卽是分華一半春蘭秋菊觴詠跌宕朗月清風步履躋攀賞花獨松之亭聽瀑小壺之泉或盪胷南岳之絕頂或懷古北亭之遺墟具四美而并二難是其心期之超然於象外者而公猶嫌緇塵汚人有山林獨往之願買屋峒陰山中將成全家偕隱躡峒隱之遐躅襲農巖之高風小子亦常願畢

命漳楸漳之距峒其間餘一舍身騎牛往來無難也
操几于金水玉屏振衣于白雲寶蓋尋幽選勝極仁
智之趣因之卒奉餘誨於息影岷巖向晦宴息之中
薰灸觀感而有得焉鞭策馳驟而仰成焉雖靡敢妄
議於隣德之不孤同明之相照庶幾承載凝聚收功
一原不惟續紫閣未了之緣而已是爲所寤寐永矢
而詎料人事之變乃至斯極哉縱令異日獲遂準擬
抵將徊徨山澤發西門叩策之感而已嗚呼公蟬蛻
於汚濁升清都而陟紫霞與造物者翱遊則生者噉
噉不其妄歟又何必浪浪乎夫性命得喪之理已知

其如許而生當爲歡死亦奚悲者茲爲古達人名論
然若小子者知遇絕矣賞音空矣短景末路塗轍已
窮俛俛餘生疇與爲歸縱欲大觀而忘情亦何可得
哉公之棄小子鑽燧已三易矣墓草已再宿矣日遠
月忘漠焉若曠世然每一念至忽不知其已歿聲光
言笑猶彷彿于耳目砥墨和筆用瀉哀腔而淚逆心
折不堪爲辭旋復甲管者屢矣今焉象生之筵垂撤
終天之訣載迫而病憂昏霧文又不能盡其意將何
以攄彌年撤樂之懷乎嗚呼小子之於公親惟酷似
而楂梨橘柚未敢比擬其美然虛辱知獎誤認以在

側之明珠嘗謂世無知我者惟汝其幾則其英魂靈
氣洋洋在上不以幽明隔而死生間應有不昧者存
莫無想望於小子而遲其一言之薦乎將謀狀公之
德銘公之行發潛闡幽用圖不朽祗可以塞後死之
責已矣但恐有違於遯世不悔之操有累於泯然無
迹之地是爲所兢兢也一酌之酌數行之誅五十年
舅甥之情盡於此矣嗚呼哀哉

祭從弟允汝

翼西文乙酉

嗚呼我爲兄弟滿五十年寡懽多憾其命也天細檢
疇曩淚在言先乙巳何歲仲母蚤世君纔八齡奮罹

釁戾受養吾母遂忘失恃惟我於爾差長二齒頭齊
肩并左右親侍聯袂共床至于長大名雖羣從友自
天愛我復違愍母氏捐背看君含恤真如喪妣皇祖
季父哀憾荐摯爰及春城禍患孔酷攀櫬千里纒纒
雙棘雖則孤苦亦克負荷萱庭春輝寔若生我惟孝
惟友宐右宜左纔免于喪兄科弟仕相繼典邑嶺湖
密邇迭奉板輿致養孔侈雙蓋互傾行路榮止餘厄
未艾詭從折命變出倉卒其死非正哭望天涯號絕
塞哽君來自南相對淚迸死固難作生亦奚倚相養
相守矢志終始形影不離期于百禩云胡疢疾又嬰

乃身阻食窮年渴睡徹晨內銷外鑠敵形竭神二豎
肆虐千方蔑續扁和不作大藥難得惟命靡常疇測
神理日臻危篤遂以不起鶴髮北堂號隕投地菊月
五日載周甲晬將頌九如莫舉一觴何言寬譬用禱
壽康斯恨徹骨難腐幽明閤哭于昊晝燭欲滅三尺
抱衰螟孤子子弱女呱呱日夜煩冤叩之不應莫返
游魂嗟嗟吾弟末路善人易直慈諒厥賦天純孝悌
睦嫻其行近仁無失清濁其中則辨月朝人物臧否
不眩輕財喜施罔較羸屈後已先人猶恐少忽詎恤
凍餓常空杼軸義而及物用資緩急非曲責報不要

見德苟充其志衆濟施博作宰四載苦心芻牧值歲
大沴濟生良藥亟解倒懸移粟減糶衆口成碑載屹
頌石朝遞縣紱夕闕家食在君奚憾一斥不復仁者
必壽孰云不忒致詰老蒼罔可究極漳邱卜瑩垂三
百祀世遠地殫無容更竄惟揚州東孝子峯北有封
宰如季父攸卽松檟鬱鬱吉祥郁郁卽附于傍天作
真宅卜曰允臧枕亥之麓神與人謀同聚骨肉庶幾
億世永寧兆域窳窳有期玄殯將啓親賓畢集以祖
長逝大寐不醒一何冥昧獨不顧我飽茹痛毒爛腸
剜瘡其何能克自念無術塞後死責餘生凜凜朝不

謀夕晚塗窮轍靡所止泊胡不少淹相慰窮獨舍此
堂宇卽彼川陸白日欲陰羣鳥來哭一往無回是名
何別安固厚壤君事則畢抽心爲文終天與訣告以
百哀聲淚俱竭

祭金忠州

基豐文 己丑

嗚呼學窮王霸之略而不自以爲知行篤孝友之政
而不自以爲足許謨可以彌綸世道而不自以爲名
文章可以黼黻皇猷而不自以爲有愛君憂國之誠
博古通今之識優遊不迫之度寬裕有容之量卽公
之得於天而過於人者也豈非不常有於時者乎胡

爲而止於斯也天地之生久矣人物之稟亦隨風氣
而淳漓求其拔類出萃者不能一二於千萬苟或避
遁一值則莫不愛其生而哀其死往往有贖百身起
九原之思今於公之云亾而彌不勝怛怛而齎咨詎
或爲吾私而然哉公生長名門富有其具夙負公輔
之望將畀甸成之責信能時命俱至得遂其志之所
願則太上之致澤君民其次之救時少康者蔚有範
園克紹潛翁澤被生靈之功烈而範驅不獲沉屈蔭
塗俾爵其滿腹輪困排鋪者不少槩見郡邑康濟卽
九鼎之一鬻是曷足以盡淵博之蘊哉公不求知當

世亦不與不知者言故世鮮有知公者所以終於不
遇然遇不遇亦何與於公哉天之施於公者既示其
兆而終良其身有似戲劇然雖欲不致詰老蒼得乎
嗚呼賤子於尊門自有世舊之誼通家之好而先人
之於公合志同方慕悅彌篤有百年金蘭之契無一
事鍾律之差邵齡深愛有踰骨肉而賤子自在髫髻
偏蒙撫頂之眷款承提耳之誨蓋從經史子集義理
文章之趣賢邪淑慝進退消長之幾世教之升降污
隆言議之是非得失極意商確兩竭其端而尤拳拳
於先憂後樂以呂陳勞畫賈陸經綸蘇綽之于宇文

王朴之于柴宗鳥可以建功立事常病腐儒之不達
時務訐直取忤不能格君而反致僨誤就其所及而
告之自其所明而入焉是爲納約自牖也若是者多
成功而鮮敗事程伯子所謂從事而言大變則大益
少變則少益者也以故持論不爲乖激而務存大體
爲政不行崖異而獨引綱紀要使酸醎甘苦共調其
味方圓平直各適其用舉一世不齊之心咸圍於太
和之域斯乃公之所準擬是謂忠恕所以公平者歟
公常頓蹙於晚暮鍾漏之役而爲供親戚之舉火或
不免降志亦可以知仁仁之道只是公公而以人體

之故爲仁云者非公之謂歟每奉談讌如懸河瀉水
混混不竭自不覺言下怡渙非直前言往行之盈耳
充腹而已或有千慮一得反復乎其間則欣然開納
不吝印可是可驗虛中無我受盡人言以來天下之
善也嗚呼鍾山之聽瀑清樓之觀瀾北亭靜晝南岳
素秋操几以從之者亦屢矣公携令甥我隨先子爰
及任吳兩賢與偕境與心清心與意融悠然而會歡
然而喜驗仁智之動靜極樽俎之風流物我可以相
忘上下與之同流謂斯樂之無窮指百禩以爲期小
子不天先君棄背禍故以還冀盛庇於幃幪儼一老

之慙遺纔半歲而公又捐館舍老成典型於是焉盡
矣詎料人事之變乃至斯極乎嗚呼尙忍言哉易簣
之際精神不喪以罔克面訣爲死生之憾說與令甥
詮及賤子此意鄭重有不忍忘始旣不能越禮而俟
疾竟又不能用誠於終事幽明之間齋恨無窮去喪
不死熒熒恤恤短景窮轍靡所因極而令甥仍家禍
僂廢任丈又奄然傾逝風驟雨急桑海貿遷縱欲復
尋疇曩之樂將何所復得哉卽茲隙駟荏苒天星再
周而衆生之撒斯迫矣襟韻之踈曠胷懷之坦蕩氣
象之宏偉和厚可使寬鄙而敦薄平欲而釋躁者今

不可以復覲矣一酌之酌數行之文千古之訣訣於此矣焉能忍而終古爲未死之餘日乎尊靈有赫亦應憫惻而顧我乎嗚呼痛哉

祭潁西任公文

庚寅

嗚呼學窮天人之妙而不求甚解章句道希聖哲之歸而恥以一善成名慥慥乎言行之常而不拘小節拳拳乎經濟之策而不屑去就襟度坦蕩則物我可以兩忘風範秀朗則威儀可以不選寬綽而卓犖和厚而俊爽若是者詎非昭代之弘儒淑世之偉人而拔出倫類不恒有於時者乎胡爲而勞苦拂亂憂戚

終身俾其大有爲之志闕而不遂也嗚呼先生夙抱公輔之望慨然以功名自許若將陶鎔大雅斧藻鴻猷用卒久大之業因之世禍自靖遵養時晦隱求初志惟聞可是願而所以安身立命者於是焉存矣然覩其飢卧陋巷而認以塊然自守則詎可謂知顏子哉先生之薄試數邑不嫌其降志辱身者亦出於先憂後樂之素心豈專以爲親爲貧二義已矣哉賢路崎嶇無處下手隨時事功副急手段亦戛戛乎其難則武城絃歌之不克有終是亦可以觀世變可但爲先生之不幸哉嗚呼賤子出入門屏四十年受契篤

仰德深願學而未能者多矣見其內修純備孚感庭
闡則油然而生孝悌之心見其簞瓢屢空安素自得則
怡然忘得喪之情見其秉心堅確靡所撓屈則發歲
寒後凋之想見其炳燭程度真積力久則切守死善
道之願見其刊枝葉而敦本實闢中肩而豁城府險
夷不滯寵辱俱忘真意淋漓風流弘長壹洗世俗齷
齪沾滯拘曲暖昧之態則有廓然一胞靡復間膜之
思矣亦曾操几于洞天靈岳各樓淨界尋幽選勝澄
懷澹緣極仁智動靜之樂盡風月吟弄之趣神韻溢
發若出於萬物之表令人興感於沂雩詠歸非直飄

飄有凌雲之氣也至若清晝爐薰靜夜燈池疊疊乎
三才萬象六經百家歷代之治忽興替聖賢之出處
行休世道人物污隆臧否上下揚挖靡所不究間有
千慮之一得則歡然傭納不啻若缺而口出或安
守管見執迷不下至忘長幼之等而亦虛襟聽受兩
相怡渙無所芥滯於胷次茲誠往哲之所難而得之
於先生是爲知己之感不亦末路之厚幸哉且先生
春秋已邵而精爽不衰厖眉皓髮神采燁如冲真恬
漠獨與道俱其與世之膏火相煎內乾而外澤者固
萬萬懸絕矣常願如百卉凋零而喬松挺立萬屋灰

燼而魯殿獨存斐然爲一世之耿光不獨爲殘喘之
仰成熟謂變故之無常若斯其奄忽哉嗚呼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而始之以窮身不遇終之以一老不憇
好惡予奪與人相反縱欲不致詰老蒼何可得乎意
者先生厭世污濁委形乘化傍日月而駕風霆與前
輩儒碩左挹右拍翺遊於太清之上俯視塵寰拊掌
顧笑斯所以一往而不返乎抑如長寐無聽以爲安
樂乎何其去我堂堂而不少回戀也嗚呼神不可誣
而命不可測者自昔伊然且以先生達觀知命夙覩
夜晝之常理斂寂無跡與大化同其冥漠亦復何憾

哉在賤子有畢生之感不能自己於情者方美疢之
初作聊告余以永訣至以爲不面而死爲難瞑之恨
其意肫篤其辭哀絕豈不欲當下聞命而喪制在躬
禮閑難越思援前脩往例而不可得則又教以幸無
時日之慮不敢希望於大防之外僭僭乎情禮之間
諄諄乎床第之中者委曲懇摯斯誠以德之愛而造
次不失其正者也尚冀異日更承警效用畢考德問
業之願憧憧微枕結轡寢夢荏苒之間幽音遽屆於
焉大契闊矣此何爲哉此何爲哉淵冰之戒莫承於
舉挾帶經之哭莫與於殯窆斯爲齋恨千古而亦應

嗚呼哀哉惟曾王妣大德範世必得之徵七旬有四
其尚顧我而歆我乎嗚呼哀哉

祭伯姑文

庚寅

不有劉向孰載彤史雍雍伯姑典型是寄不惟學能
天姿式似藹然仁惻充滿腔子動必中度靜無違禮
溫玉不磷貞珉不鏤無施不宜以有內美王考鍾愛
用當瑜珥施教擊帶謹慎從爾環珮有常克配良士
天道福善錫以胤嗣芝蘭盈庭姊妹昆季風雨崩城
晝哭而毀危巢欲覆護雛勞止振振孫曾可驗昌熾
告功皇辟成績于紀先兆後笑吉無不利惟其康寧
宐享百禩宗黨瞻仰靈光獨歸胡不愍遺奄捐巾几
倏然反真厭世塵累豈曰無憾食報不贖原始要終
浩然無愧矧茲年數曾母一致夫曷能爾貞德之以

小子不天蚤喪先妣先妣之息我姑是事飲食教誨
仁恩浹髓歲時迎歸奉以寢饋受几高堂左右環侍
式觀以襲色笑婉懿敢云房賓姑氏天只丁亥何歲
神天降戾戒我滅性用延先祀手勸薑桂強顏收淚
微姑苦誠久矣已死謂當併幃以沒吾齒詎料斯晨
舍去如棄哭之匍匐絕于地冰魚殘喘永失仰庇
情之鞠矣理之極矣生亦何爲含恤靡至更無至情
知我如此尤不可諠壺彝卓異何處覩四教咸備
繫我無述後人何記庶無遺爽寸心自矢際駟不停
祖載載邇謝此庭闈往卽幽隧玄冰皓雪川原靡靡

轉帷泛風旌翬翬神氣感通幽明一理歸見吾親
克叙友悌可知人世有憾有喜泉路茫茫德音終闕
千古契闊一慟永已和淚爲辭辭不盡意尊靈有臨
歆我訣躡嗚呼哀哉

祭老洲吳公文

癸巳

嗚呼哀哉先生德位仁壽順於存而寧於沒令名滿
一世盛業垂諸後箕疇之五福鄒經之三尊先生兼
得而有之哭先生者宐若無憾靡所述哀而獨不佞
之所齎恨者存焉吾道之弊久矣洛建以還庶歸一
統而或據一方有以屋簷而自娛者或具一體有以

管蠡而自少者標望自高者或欠於平實辯博自大者或遺乎微密高氣節者流於龐豪務忠厚者歸於澗忍守軌轍則泥於方所富才藝則驚於作用事功之誘奪詞章之蠱桔又作於其間甚則猖狂自恣喙喙爭鳴扶東墜西注彼竭此而莫準于中馴致道術爲天下裂斷世教而誤後學是曷故焉直由見不到知不真耳儘乎真儒之難也先生與受其敗用當其機以明通公溥之資着敦篤刻厲之工虛心遜志因文順義不囿於言詮訓詁無局於見聞知思浸灌而涵泳溫燁而醲郁爬櫛其絲毛解剝其冑繁極其大

而不畧其細研其精而罔忽其粗從淺入深由博造約透十重之玄關收一原之奇功真見既立命辭無差如八窓之玲瓏萬象之昭著而類皆師心獨詣壹是怡然理順闡形氣神理之義盡動靜體用之妙以明造化生成之無二本道器分合之爲二事且主氣之論橫拏一世有以天命本體掩沒於血肉窠臼者有以人性純善爲氣質善者而理爲氣主之義晦矣先生發揮理字剝心洞析而曰一物之中自有正定常有不易之體雖無形無爲而爲氣之幹莫之或遺莫之或亂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天地之所以不翻萬

事之無有不定卽以此身其培植扶護之功當匹美於鄒聖之道性善也夫名理之論自有一副公案非人智力所可推斂而習俗靡靡徒尚閒氣以公共義理把作家計一以先入之言爲本卽此頭腦已違聖學宗旨茲爲先生所雅言而獨尋一條正路於千差萬別之中所擬化今與傳後者於是焉存且以聖賢堂陛之不尊華夷尊攘之不嚴天經地義人彝之國立爲永世深長慮是皆知言之發而扶一線於羣陰之底章正理於旣蝕之中卽其見得仁體真切故大心衆生樂與爲善必要其靡所差謬偕底大道真可

以建不悖而質無疑者也吾東之善言理者惟石潭三洲爲最委曲周匝兩端俱竭發揮道蘊輿衛經典爲程準于吾宗而先生以石潭之明睿該三洲之密察自其心眼所得以至筆舌所形罔非妙諦精義金衡玉尺毫釐不爽其所以綜萬理折羣言者俱足以承先啓來以定于一卓然作吾道之結局若是者洵朱子之忠臣命世之真儒天之降先生于今日者將以通氣數之局豈苟然哉先生生挺異質衆善咸備得師家庭早自樹立潛藏闇修以養吾誠昭明而敦厚樂愷而正直孝悌原於天植恭儉著于日用居安

資濇白底凝道衰然其中積粹然其外發一塵不染
而查滓渾化百鍊益剛而中立不倚言行圓隆名實
純粹是皆貞德之符自然而然者也至若憂愛一念
炳然如丹自有滿腔熱血恒願爲國一死往往至於
飲泣流涕然而不在素守則有御者之羞不拔其確
則有壁立之限俾鋪舒皇王之志不少槩見後有知
先生之心者亦應歔歔煩醒於其行藏之故矣先生
雅不以世道自任而爲世道之重如崇山鉅海無運
動之跡而有功化之及可以育陽德而延道脉詎料
天之好惡與人相反竟一老之不憖乎景星沉而人

不被光華日觀頽而世靡所瞻仰先生之適來適去
關時運之盛衰者乃爾是豈但一身之存亡哉不佞
愚劣無所比數而夙承型範誼均骨肉受知之篤仰
德之崇未易一二言也神志交孚影響相須江閣靜
晝岳麓清宵服緒言而承警效內而身心性情之蘊
外而人倫百行之著大而太極陰陽之變化小而昆
蟲草木之榮悴以至今古治亂賢邪淑慝王伯儒釋
之辨上下揚挖靡極不至韶音令辭洋洋盈耳退而
追繹浚然不遜靡敢強爲然諾以自苟同也亦嘗叨
隨巾舄追逐雲月於水樓山墅淨界丈室放棹乎龜

鳥玉筭理展乎鵠嶺朴淵吞聲清冷之浦灑淚善竹
之橋參道岳而薦兩賢之靈挹清節而吊五歲之祠
極仁智動靜之樂盡泓淸樽俎之趣靡往而不觀德
風韻之所動盪聲氣之所感應自底悅服要之死日
然後乃忘也先生常悶陋居之不離塵闥許我分華
要我卜隣相期以林下十年區區晚計念釋在茲而
存歿遽如許矣悒懔撒而失其壽矣塗轍窮而失其
歸矣縱令異日獲遂矢願其將誰與適從乎精魄隕
喪孤影如泡廢斤輟絃靡所因極將何以爲未死之
餘日乎一掩冥冥萬事悠悠矯首江橋衡茅隱約落

日荒江未忍夏濟雪雲魚鳥觸機堪悲卽事卽懷自
應贊徹於幽明也然徒悲而不思所以奮迅踐述則
是負先生也伏願尊靈默賜警醒於寤寐感通之中
俾卒承其嘉惠焉是猶屬吾私耳聖門千古尙有未
究之事不決之案以待後之朱子者其將無有乎爾
乎爲斯文慟聲淚俱竭英靈有赫亦應憫惻而太息
也嗚呼哀哉

祭高麗忠臣掌令徐先生 觀墓文 戊戌

猗歟先生麗朝忠臣盡言不諱請誅傳聞玄黃之戰
屏公荒垠爭天不支公欲殉身恥事二姓苦心耿耿

遜世長往樊塘之濱坐不北向漢陽城闔沒齒靖獻
身道俱伸千載神都杳茫前塵統三爲一功業已湮
言志之什想見其人義薄日月精貫蒼旻與鄭文忠
生死雖分扶樹天經同其爲仁 聖朝曰嘉不忘其
君是亦無愧夷齊之倫旣封旣祭表崇厥墳亦粵陶
菴揭阡以文發潛闡幽永播清芬風聲竦動如夜回
晨冽水齋泓冠岳嶙峋惟公大名與之永存彝衷攸
激疇敢不尊繫我誦義沒身不諼平生心香薦以河
樽一杯荒原萬古明神神交冥漠鑑此願言

祭李汝弘文

己亥

嗚呼昔我與子世宇洛橋分水北南對望衡茅樂與
晨夕仍結石交我纔勝冠子嶄頭角詞垣文會左提
右拍愛子美質進以古學學務爲己與子偕作我實
恹恹無能爲役猶願爲子攻玉之石五十年間慕悅
徵逐鼓枻澄湖振策靈岳名樓臥雲穹巖聽瀑觴詠
跌宕勝事占圓携手尋眞華陽洞天共讀陽秋興感
風泉茲遊奇絕不朽遐傳我窮塗轍漂泊江濱招携
水榭孰主孰賓皓首青眼披豁任眞朗月清風子爲
許詢煙波釣徒我亦志和斜風細雨青箬綠簑與子
爲侶以遊以歌年頭信宿臨別畱詩桃花魚肥更證

幽期期未及屈子忽世辭推枕長嗚將信將疑人誰
不悼我最齋澗如禽剪羽若木剡枝形影子子存亦
幾時風流星散一別如遺沙鷗汀柳共此悽悲我老
不死多閱世紛舉俗滔滔羊質虎文疇若吾子古貌
古心於古亦罕寧見斯今滿腔忠信有終時恍二中
四下而德愔愔蘊璞良玉留礦精金身世兩忘葆我
冲襟布衣皓潔不換朝簪耄齡乘化詎云嶮嶮孰謂
命窮天理難諶浩然全歸子應歆歆冥契既逝我欲
斷琴高山流水永絕賞音踴涼一世寥廓八垠何處
得來如子貞醇如子和厚何處覓親將返真宅不淹

靈辰豈無白馬病莫臨窀我來哭子祗見靈輶無從
覓聞警效諄諄亭臺依舊圖書凝塵觸目遺躅愴極
傷神擬述子德永圖不泯是後死責不負故人英爽
感應鑑我肫肫

祭鰲村宋公文 庚子

天眷左海炳靈名門篤生大老間氣鍾元人極賴立
天經不淪道莫與京功莫與倫承祚以德是有肖孫
無遠沿溯若襲以薰何間手授心法裕昆亦惟過翁
丈尺是遵去就行藏義同屈伸德挾于躬振華揭芬
黜黜九臯令聞徹旻弓旌 四朝爲師爲賓曷以處

之八耄其尊曷以召之十行其綸確乎介石永矢弗
諼豈欲果忘致澤君民出處熟量淵潛自珍其志可
則是爲守身所以畢生不問漢津將此身心用答
君恩人之好懿孰不慕欣聞風覲德鄙寬薄敦四方
觀生仰若星雲若果於剝若燭於昏樂天乘化準八
其年清明一氣復初浩然曷不百曆卒幸斯文斯文
天喪衆涕泫泫邪術橫擎正路荒榛疇任距闕奄闕
九原維昔癸亥拜公荃村我心先醉目擊道存洋洋
各理滾滾逢原藹然祥和若嘘陽春冰心玉壺瑩澈
無塵何以致之爲己求仁仁之爲本萬善是循公惟

自虛款我以真不以蒙陋屬意肫肫有叩斯應傾倒
倉困惟德之愛貫徹肺肝死生契闊四十年間豈無
竿牘莫瀉心蘊誰縻我足常勞夢魂千里命駕多慙
古人含情莫遂素車其奔侵侵末路疇與爲隣滿腔
壹鬱沒齒噎吞追惟貞德測蠡以陳庶幾無媿生順
死安原始要終身全名完踐述真傳有光淵源公復
何憾後死哀呻云誰之準警世汶汶非直爲恫是庸
憂殷隙駟不停撤靈及辰莫致芻綿遙薦蒿焄孤負
冥契悲恨并臻何遠不徹有赫明神之臨之鑑我
恣恣

嗚呼成才之難聖人云然矧茲左海境局氣偏疇能
大心憂樂後先我始見子志在希文赤子失哺若痛
切耳掌中劈畫腔裏經綸蔚有範圍慘澹鋪陳明堂
在通莫薦璘珣隨時事功無地可伸晚暮薄試巖邑
如丸敲器墜地安坐收完蒲敏桴捷孚感如神割鷄
一臠全鼎自珍做勝於說行符其言惜不大施用壽
斯民斯民無福有憾蒼旻并滌不食誰惻列寒蘊才
需世任子一端澹泊寧靜自其天分孝友爲政必達
非聞本立道生自無緇磷遵晦長往永矢隱淪惠連

祭沈稚彥文 辛丑

降志非直爲貧繫我誦義餘數十春神交冥漠若在
古人子特我就列水之濱傾蓋爲樂以相知新子惟
自虛款我以真水樓靜畫山壘良辰亦汎清流風月
無邊皓髮青眼膝促襟聯名論迭出豪氣翩翩知幾
之明著龜不愆秉義之確金石其堅有素蓄積身爲
國捐炯炯丹衷上薄重玄怡浚我心如病斯痊鳳不
雞啄松不蘿纏乃如之人始可拍肩夙聞斯義于古
三淵惟子貞躅了我周旋銅石其應磁針其連意氣
相傾靡蘊不宣仙臆西飛再叩衡門握手舒懣談笑
孔云謂春夏交重開斯筵又勞赫蹄恣恣其傳曾未

幾何計車遠遑搏霄失聲寢門涕漣樂天乘化身名
俱全賢樹交秀可托青氈長胤詩禮裕後光前筮宅
允臧先兆交挺子復奚憾理事皆圓惟我後死不
殘年賞音永空亾琴絕絃豈我之窮保此友賢疎襟
庸韻再覲無因一酌千古病莫以親貯淚數升泄此
悲辛神理感通聽我肫肫

祭朴景龍文

辛丑

嗚呼我生支離哭子三世吾師大德壽筵稀歲尊公
短造止大衍數子胡無年又損其五不能無憾天道
報施哀哀萱闈垂白服衰熒熒孀孤因極其誰人理

慘怛聞者短氣矧茲我心如割如沸繫我撫子自子
未晬愛其娟秀蘭芽瑜珥子之清揚洞徹表裏曰有
倣本丹穴其自冲齡稱家家道克遂敦孝崇禮門戶
不墜乃所願言繼述志事恒懷兢惕用供祿仕爲政
四邑游刃恢恢梅閣蒲化陽春載回不屑其去再賦
歸來不以艱食變其素守守約修拙罕幽庭牖庶幾
趾美先訓是副觀居此世閱人既久不失真性如子
嚮觀有孚孳如靡間親誼歲寒心期垂死肫摯將以
待子了我後事非直以子先人之思客歲良覲證約
丁寧忽焉幻化竟墜杳冥山皴水咽禽鳥叫聲我伏

窮林形跡如縻哭不攀和奠不舉卮感念契闊無後
前期先稿在篋手書盈几陳跡觸目老淚浪浪擬述
行治用誌斧堂惟後死責載闡幽光有翩旌娶往即
先藏克孝校心常若侍傍宵胤克家子其奚傷獨我
滯世叵耐踴涼一別千古視天茫茫絨辭送子薦哀
一觴

祭亡女閔氏婦文 壬寅

嗚呼痛哉汝何爲而死也汝何爲而死也汝非父母
之一塊肉乎何忍棄父母而死乎將俾父母何以爲
生而死乎吾五舉男女不育迨汝之生用成坤六之

數且多奇徵異兆及夫歸名家配吉士協尊卑睦妯
娒又蚤媿子男行將娶婦吉祥善事靡一不備若是
者生人之至樂閨閣之大願何爲其死也以汝之仁
善和厚德器凝重宜可以克享福祿用受天祐若將
執左契而觀掌紋今乃大謬不然忽焉而至此者果
何爲哉果何爲哉抑亦蒼蒼者無信漠漠者無神歟
汝夫家積德累仁子孫克衍人皆稱汝尊舅以當世
之郭令公則宜無致此天札之患耳直由予賦命奇
薄不足以保一女息而釁咎積躬獲戾天地以移禍
於汝耳自念平生縱欠修善澤利及人亦無忝克戕

害人物可以受陰譴於神明者而但以冒竊儒名厚
誣上下暴致非分之榮寵是爲不祥之大者而屬裏
之毛血猶有汝一身故挺災於汝以至此耳苟可以
降罰則何不勦絕我殘喘而必加於無罪之汝身者
是曷故焉不如此將無以懲其惡也耶汝始生而善
病及長而漸完多孳少舉而猶不至勞瘵數年來匙
箸頓減腹積頻肆抵知爲虛脆做崇榮衛受損而已
何曾念及於今日哉臘月之望汝產女纔七日而汝
子告病病勢似天行疹氣故爲汝深長之慮亟送汝
兄勸汝出避則汝書謂無母子相離之理又勸其與

病兒分處房室則汝又不聽汝子之病累陷危關而
汝不知有汝身焦心悴形忘寢廢食子未及回安而
汝仍病矣雖使彊壯者處之猶患不免况纍然虛殼
乎自聞汝病危厲熏心靡極不至而猶意汝之不死
者以其形貌性度之終必致遠也汝竟棄我而死死
其可忍乎若知其必死則吾當不拘形跡不計忌諱
而往爲終天之別詎料遽至於斯極哉疾痛呼父人
之常情而病不能往救死不能往訣人理絕矣汝臨
命以更不見父母而死爲至痛是乃父子難瞑之恨
而號絕穹壤直欲無生者也吾自哭汝始則然疑在

心森森宛宛終焉求覓不得忽忽茫茫如夢如醉如
狂如癡縱欲達觀理遣而何可得哉余本朝暮人重
之以飲泣爲日肝腸寸裂幾何不從汝而死也苟然
則悲不幾時不悲者無窮期而死而有知無知亦不
可知昔人設言亦爲自寬之辭耳大化冥冥九原幽
幽何能續父子之緣如人間世乎凡人生生死死禍福
夭壽窮達靡不有定於賦命之初縱亦有栽培傾覆
之理而終莫容愛惡與奪之私天地之於人父母之
於子其心則一也吾於汝何哉嗚呼汝之女兒已率
致汝母所俾子婦育養男子則吾方携抱而出出入

撫摩如見汝之面目用此爲未死之餘日已矣兩兒
幸其成立則汝死而不死汝莫係念於兩塊遺肉也
吾始欲他不暇顧奔赴喪次而被兒子泣挽不克自
遂今乃力疾哭臨則一片玄木戢于虛堂矣呼之而
不應叩之而無聞惟有窮天徹地之痛倒河傾湫之
淚而已每汝有行殆不忍於須臾臨門送汝凝望移
時不見行塵而後已今焉大契闊矣至情無言至哀
無文固未忍泚筆而亦未忍沒一語以通幽明之故
然神隕精亾不能爲辭其將忍而終古乎危喘臨簣
雖不能隨汝柩而行行將臨穴用當面訣汝母顧戀

而安意就塗也嗚呼哀哉

祭吳瑞五文 乙巳

嗚呼哀哉赫赫炳靈陽谷之門高文盛德繼世月醇
寧齋道學爰及文元克顯克承宗祏斯文惟子克肖
詩禮是聞靈芝醴泉自有根源躬蹈遺訓家傳深衣
夙夜無忝子其庶幾式鍾英氣器宇魁碩治以斐文
本之淵識宏中偉外暨暨嶷嶷不拘細檢自準繩尺
尚友賢傑包括往昔混混百家煌煌六籍含英咀華
笥之于腹尚謂其言言無可擇咳唾瓊琚衆甫瞿若
惟古之珍今世倣薄如彼七襄而不黼飾又如天球

而藏韞積玄酒大羹味在無味中蘊金秤辨哲涇渭
不形青白眼空羣彙百川奔趨我裳不濡萬馬騰踔
我脚不踰安時處順不渝不激遵晦養真默成尊德
四邑絃歌粗迹循良何積之厚何試之凉材大難用
疇貢明堂玉瓊黃流罔薦蒸嘗賴有賢嗣將以羸遺
既以貽之又何奪之縱然達觀其腸無寸曾未幾何
并隨而殞哀哀兩世永斷血胤生人殄毒古有是麼
謂天與善胡今之差非直哀死嗟哉吾生金斷簪盍
淡而交成歲寒心期死生金石聲氣攸感無思不服
晚暮相須有逾懿戚願將殘喘賴子警策常恐先溘

哲身生養
貽子之憾萬事難料有是錯愕朱痛割臂鍾悼輟絃
知己之淚今古同然孤影如泡賞音永絕何以了我
未死餘日病癘迹拘尚阻一哭寢門餘涕尚流枕席
層冰飛雪川原倭遲子行何之子返何時流水不停
落葉永離胥矣無知哀此人斯茫茫宇宙再覲無期
憑棺一痛莫遂臨窆辭短悲長不滯惟神薄奠大訣
情未盡伸沙身江魚如助哀呻英靈颯爽降監吾真
嗚呼哀哉

祭吳稚輔文 乙巳

嗟嗟稚輔子真死耶一門四哭我淚孔多舉袵餘慟

苦難搓挪將子無死子死謂何有生必死人所不免
得正乘化可以理遣繫子一身擔夯嶮嶙如繩支屢
賴以不隕一曙駢摧疇撐脊樑如子之死嗚呼可忍
不聞其病而以訃來憎焉深疚若刺在骸嶺嶠迢遞
親懿不偕孝子星奔行旅揮噓天道報施一何其乖
念子先範忠孝華門乃顯乃承允矣大元盛德之嗣
在季及昆齊休匹美世稱雙璧氣數之否伯兮不淑
墳土未乾又及其叔喪威荐集風驟雨暴誰秉化欄
而底斯極靡靡末路余幸友子自壯及老諧厥終始
祥和之吉惟天所畀恬約之守克契先軌冰清玉溫

嫩哉素履孝悌爲本天植絕篤三年居瘠化郁爲白
燕及六親咸歸姻睦爲政一家有孚顒若城府洞豁
中藏寒石那庸爾植而爲瑞角有若至性濟以慧識
車精竹素歷盡衆液不嫌自苦獨爾通洽洪河浩漫
沛乎博涉旁及百家出入菟獾發爲文辭有數春擘
抗志高步屈壘賈壻妙齡詞林望苑珪璋擬嗣秉文
粉黻有光厄于公車時命不臧云誰之用不薦明堂
矢無緇磷不遇何傷薄試南郡仁聞洋洋良庖善解
手無停刃惠洽黎獻久而益信宜爾興息謳吟艾黻
專而不咸古今同懣曩屈鳧鳥止宿衡廬鷄號燈池

雙襟俱虛曰我兩世未列幽墟煩子策老母我虛徐
我豈敢承不朽之托申之以書其辭懇惻如我不死
詎忽自力縱令泚筆疇與商確我病陷危莫臨玄窞
迎精而哭于湖之側若將笑語用展良覲沙鳥噉噉
同我悲憫文藻畱馨江山古宅神理孔炯眷懷遺躅
風流雲散萬象寥廓力疾矢辭惟以告臆百年之淚
罄此一酌幽明之故冀靈歆格

祭襟溪李公文 丁未

嗚呼吾兄學貫三才之妙而處之如愚識通千古之
秘而守之若訥曾藏笙鏞鴻化之才而不少槩見詞

有黼黻皇猷之華而不以自多孝悌可以通神明誠
信可以透金石名義風節亦可以爲今昔之標準是
爲兄之拔類出萃不恒有於世者也宜其高躅雲衢
鋪舒事功用遂堯舜君民之志而乃放於窮山之涯
野水之濱居木石而羣麋鹿沉屈幽厄以終其身上
天生贊之意若斯其茫然乎兄續八葉文獻之緒負
一岱山斗之望隱顯係時運之輕重出處關世教之
汗隆而傳身不惑之年玩心昭曠之原卽其天資英
睿自然近道而涵養鑽研之功又從以磨礪浸灌初
非有須於矯革遷改也以故其存諸中者公正而坦

蕩著乎外者和樂而簡易歷選往哲妄擬其軒輊則
其治心之嚴造理之密任道之確固有爲之後先而
相濟至若不言而孚不怒而威純誠惇德消鄙吝於
覲面韶音令辭化狡僞於望風則如吾兄者豈矣雖
閱風輪萬轉桑劫百遷而太和之氣盎溢於泰字貞
德之符孚達於素履道義彌彰而聞望彌隆如衆華
離披而寒松特挺萬屋俱燼而靈光獨存在今日爲
地底之微陽在他日爲不食之碩果胡不懲遺一老
奪之此速俾斯文靡所托而世道靡所賴直欲天問
大招而何可得哉嗚呼兄是鸞鳳我則麀麀兄是喬

木世家我則衡茅賤士兄是高明昭朗我則愚陋禰
淺其所殊絕不翅星淵而弱冠結交至于耄及有百
年金蘭之契無一言鍾律之乖心心相照事事取大
易牙之調羹師曠之協律未足喻其洽也從古論友
道者必舉管鮑牙期管鮑循跡而量情牙期藉音而
論心似若非其至者也若我之於兄則未言而志喻
先事而慮諸子雲堯夫不必俟於曠世而平生知己
取諸觀感而足矣是故雖百里相望參商落落而我
影而兄形我響而兄聲有非山川歲月之所能間者
今焉形既滅矣影何附焉聲既絕矣響何應焉兄真

死乎我真生乎樂天知命死非可惡乎廢斤鞞絃生
豈所欲乎兄稟全純陽表裏強矯故我云兄必享孝
貞大爺邵齡多我十年了我身後事矣詎料今茲乃
至斯極哉昨夏賤疾危欲不謀晷刻兄冒暑雨屈巾
烏如華陽之臨訣春翁至援高山清冰兩句語互相
推讓臨別握手歷叙我始終而曰昔人所云俯仰無
媿子真是也是不敢當而亦何敢忘耶我病倅而無
死已證幽期于水樓山墅所準擬者存焉豈謂竟莫
遂願而遽罹此畢生之恨哉記昔卜夜夜闌談劇我
云異日吾輩捐世吾願其先諸此際悲哀誰復能任

者兄云死生自有先後將若之何各愀然罷而兄終先逝矣嗚呼夫孰意任悲哀者之獨在我耶末俗險塗塗轍已窮而相遭於寡知之地默契於衆睽之中者是固千歲而可朝暮焉况半百曆而如一日者乎一曙而失之將何以延未死之殘喘乎紫陽老子哭南軒而曰天割右臂我則無全體耳若是者亦焉用見在乎天人性命之原不復聆其各理矣理亂興亾之蹟不復聞其英論矣盈虛消長進退行藏之幾不復叩其卓識矣以至三極萬象九流百家千奇萬怪凡一理之所包涵靡事不講講必竭端與夫山水賞

心之趣風流樂意之事亦不可以復得其何以忍而終古乎嗚呼我有十年之病而俟符不到兄無一朝之患而脫屣斯忙化禰神權孰主張是而死者之不可測如此抑兄厭世路之薄阨苦四大之拘纏儵然乘化旁日月而駕風霆與崇昔羣哲翺遊於太清而棄我如遺乎無亦見我之贅疣人世拊掌顧笑之不暇乎顧我年病俱極泡沫風燈若將消盡幾何不從兄於汗漫之上而出入於無窮之門乎是誠悲不幾時而猶莫自寬忽忽茫茫不知所裁可能無冥訶於達觀之盛度耶兄曾有述壙誌而示我我謂兄所自

道謙挹乃爾而吾死後世無復知吾兄者當爲兄述
生誌俾百世之下知有李大隱先生兄笑曰我非要
知于後人者也我固心許而未及就奄然人事之變
如許此爲沒齒之遺憾嗚呼可勝道哉行將收召神
魄用述馬范故義以塞後死之責而筆與心腐亦何
能發潛闡幽圖不朽於永遠乎嗚呼士爲知己者死
死亦不可辭則至於幽明契闊之際其爲慟何如哉
以莊叟之曠達而其喪惠子猶有亡質之悲矧我之
不能爲莊叟者乎縱願以太上忘情爲究竟法而心
膽破碎風味隕墜冥契旣逝發言莫賞終有所大耐
亦云爾嗚呼哀哉

祭老洲吳公遷葬文 丁未

嗚呼先生觀化十有五年中間禍故桑海貿遷盛德
之嗣綿綿延延報施之舛致詰老天人言幽宅災害
攸挺山崩鍾應其理或然墓隧將改卜旣得吉爰啓
旌翼爰歸新室宛若絳帳有儼秉拂髦士攀紉衆涕
如雪猗歟先生天挺異質神明內腴遵晦其身孝友
爲政一家興仁仁體至大洞諦其真措諸日用與物

同春淵源家學若襲以薰深造獨詣振華揚芬名理
超卓疇與倫擬栗老清通農翁精密先生專美該此
兩絕衆言淆亂亦既會一遺文浩浩孰涉其篋微言
茫茫孰尋其訣非曰知德竊有感發侔高狀明繫我
有述矢無遺爽獻我苦血垂死窄逕窘步顛蹶塗轍
已窮棲遲舊隣衡宇相望風光猶新玉色金聲如將
可親分華宿約雅誨諄諄物是人非遼鶴哀呻喪病
相仍宿志已湮尙繹恩教悚惕心神晚節末路崎嶇
荆榛嗟嗟子岡又作古人孤影如泡賞音永殄將此
殘生誰極誰因土趨泯泯如水日下蜿蜿百怪如塵

蠅蝶斯文一脉到得墜墮尊靈有臨將無憂恤庶勞
英爽默賜冥隲俾紬遺緒以淑斯世如果於剝若昏
之瞿用壽真傳吾道永賴日月有期窻窻奄屈詎當
匍匐載瞻光霽病莫爲力情禮俱喪平生知遇終不
可忘頑土何知從古蒼茫目斷佳城有淚浪浪奠依
漬綿辭歷于觴嗚呼先生降格心香

再祭襟溪李公文

己酉

嗚呼自我哭公于今三年三年不淹若隙駟然思而
不見苦其遲延存而欲留覺其急遽日月居諸詎有
進退生者爲心哀恨靡逮念公素日苦厭濁世未或

惜生拘纏四大縱軀委命大化爲配上陟赫曦照臨
下界景星卿雲爭覩爲快俯視塵寰何有芥滯拊掌
笑我不能忘情我欠達觀叵耐伶仃舉袵餘悲淚盡
吞聲何處更覩如公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詩人
攸贊道得我衷末路爲學循名忘實惟公忠信本之
異質下士爲德以聞非達惟公隱約蘊而不泄真積
力久外苦內悅左矩右繩儼若對越紫陽名理廣大
微密惟公專門克孳克矻受用平生若取腹笥周邵
玩心不自標置尚友興慕意蓋竊比日新上達名實
純粹鳳翔千仞龍潛九淵歷選并世疇能或先不少

愍遺有憾老天適來適去斂却無跡胤子純孝隧銘
是屬汗顏承之敢云知德知德者希孰諦正燧火炎
崑岡不燼惟玉大冬烈風孤高老柏公自不朽我實
筆秃馬范古義塞後死責人琴俱亡誰與因極無爲
爲善繫我安適贅疣於世疚疚滋毒苦海飄筏靡所
止泊理義無窮事變莫測羣疑衆難伊鬱裝積願速
乘化盍簪猶昔滌盡硯磊披豁心腹瘖喘危憒泡沫
風燭哭止寢門竟違匍匐欲起還仆奈莫自力有愧
前脩生芻一束罔展一慟遺恨不泐玉色金聲寤寐
心目九重泉路無從覿覿永撤象生限以斯夕一別

萬古視天漠漠公逝我哀我死誰哭爲知己慟用懇
寸臆神理孔炯爲我心惻

祭沈君憲文 己酉

嗟嗟君憲子死何之自我不見物換星移非曰不久
尙置然疑如候夢覺若待行歸大化冥漠影響依依
吾今與子大判幽明人有定命已自初生一死後先
疇免斯程苟假年壽共享百齡夜晝一理何所怨尤
芳蘭正苞嘉穉方油風霜摧折會所不憂粵稽聖訓
仁者必壽如子溫良宜蒙神佑人亦有言虛者易歿
如子端凝胡齎遠到罔究志業用光吾道事謬理舛

視天宵宵念子妙齡才氣俊逸雄詞麗藻雲興霞蔚
交遊伏世非直聲律高揖遂初斂華就實惟考亭書
海涵地負子肆其力洞剝膚滕不得其門曷觀庶富
通貫誦數以心非口間治三禮嗜若膾炙寤寐鑽研
繼晷以夜遵述朱黃旁通鄭賈三千三百疑變繁委
衆難勞如折衷不易子能專門剗心名理條緒井井
自中天咫尺有叩斯應沛有餘地洪河浩漫散步博涉
百家九流出入蒐獵發爲詞章敷榮春晔將以反約
立誠居業至德凝道晦身自攝亦擬潛遯永矢不告
有志未就遽至不淑誰秉化櫺欽此戲劇憶子款扉

玄江之曲鼓篋叩鍾寄意真篤賞文析義樂與晨夕
步趨雍容準以繩尺中肩洞豁不設閫域聲氣相感
斂衽以服以引以翼用資警策推一日長子顧師我
讓抗慙丁靡敢當座天人性命皇王帝霸治亂興替
行藏用舍兩竭其端若唱有喏樽俎靜嘉各論上下
以間觴詠盡情陶寫飛鳶潛魚朗月清風助我真樂
潑潑融融京洛雲山雖貽離隔不期爲期月再踐約
水榭清晝中闕講席六籍精蘊萬化機軸從子妙諦
會其歸極恐先朝露此樂不續瘖喘危俛待盡風燭
將此後事惟子是托胡不少畱脫屣斯迫縱我不顧

忍辭慈闈鶴髮號天無淚可揮孤胤皇皇晝日無暉
坡岵嵯峨臨江蕩瀟曉天風雨丹旌飄拂想像情界
寸腔欲折何鬼忍此奈運之闕子今永休可哀吾生
自喪襟溪如影失形子又云亾割我右臂茫茫宇宙
賞音永墜孔恫喪予鍾悲絕絃知己之哭致詰老天
何處得來如子昭朗昭朗令德沒世可忘日月不淹
載戒靈輻泉路冥冥無復來期繫我濱死其跡如縈
神氣感通庶諒我悲罔不撫柩葬還相締緘辭替爵
老淚如渴嗟嗟君憲萬古長訣痛恨弭中言不能畢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哀辭

華泉李公哀辭 并序

昔箕子叙五福之目而攸好德居其一焉孔子亦曰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參觀
 兩聖人之訓則好德之列於五福宜也且位祿名壽
 歲曰必得有若執左契而責報於天者然則聖人嚮
 用之要又專在於是德矣雖氣化推盪莫測天人之
 際然信能有好德之實者則所以栽培成遂之理未
 始不較然彰著也聖人豈欺余哉今夫真能好德而

天予之純嘏安富尊榮壽考令終居其一而有其四
余於華泉丈人李公見之矣直弼屢拜公於寒泉左
右圖書秩然而玄冠縞衣清燕于其中德容之盛可
敬而可悅暨卜宅蘭皋幸與直弼隣近相就獲展晨
夕叨陪之願而覲德益親切矣夫陶菴先生倡明正
學扶植彝綱永有辭於斯文世教而公克紹厥緒搆
染傳習一以文正爲典則每道及文正時事纒纒竟
夕使人恍若親受真詮於泉食菴中而公之所養亦
可知也公長身玉立風儀脩整雙眸炯炯精彩晬發
而天性樂愷和易城府洞闕表襮無間身不服崖異

之行口不道乖激之論亦未嘗爲標望自高也少以
功名自許未中年而停身讀書于泉上朝野咸想望
其風歷典州郡每集邑子弟講學暇日行鄉飲酒禮
彬彬有文翁之化焉盖公晦跡蔭塗罔克展布而所
過有成績可紀即其胷中經濟蔚有範圍而專而不
能感惜哉直弼嘗請曰未可以守東岡之志乎公曰
昔吾子姪俱冲藐無可以托門戶者且吾祖之緒言
將日陷湮沒余爲是之懼不得已也公一出而先生
揭虔有所遺編壽梓其爲吾道之幸詎有旣乎然則
公之自任堂構颺俛祿仕豈無所以而然哉公老猶

好學每夜誦四子書爲文章根據理義不屑塗澤爲所役常若置身於翰墨之外也寒泉卽先生舊隱公賦歸輒遂初服悠然若將終身及晚年兩胤并貴繫官于朝公就養京第而非其志也乃於庚辰十月十三日考終于蘭臯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六有四子四女內外孫曾摠數十人福祿之完并世鮮倫人皆謂當今之郭汾陽直弼曰否汾陽不若也汾陽富貴顯榮壽考以終固人事之極致也然困于左腹畢生於憂畏之中孰若公之頤神養性優游自適超然於當世之責者乎公風流篤厚樂道人之善而恥言人過

以故無所於怨惡且生老昇平安履其素險夷不滯曾中寵辱若隔膜外是豈二十四考中書令之可擬者哉末路以窮通了人或以公之不第爲窮者然以韋布而躋貳卿不可謂不達矣非直達于躬又達于子受兩胤孝養導輿以奉之列鼎以饗之雖家食而僂身之具靡不畢給也貴與多男不言於五福而公旣備五福于一身又該之以兩者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也詩云豈弟君子福履綏之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公實有焉直弼辱受知遇嘗呼之以少友今於相紼之役義不敢辭辭曰

飄風兮雱雪川原渺兮何極玄殞啓兮雲駕飭白日
陰兮羣鳥哭路曼曼而多艱兮登轡車兮迤邐紛顛
頊之當權兮寒威嚴而折綿玄冰兮稜稜丹旄兮翩
翩屏之山兮嵯峨屏之水兮清漣祥雲凝兮瑞靄濃
列宙拱兮衆流朝風息滅兮氣鍾毓天所慳兮神所
輶幻空門之遺塔兮筮壽藏爲真宅托配體于斯邱
兮萃吉善于式穀若執券以責償兮延厥祥於無疆
既虛右于佳城兮終同穴而允臧日月良而助順兮
復厥土而克襄宛桐鄉之物色兮儼再臨于鳧鳥頌
蒲鞭之遺愛兮望廕翼而鳴唱魂頰頰而在斯兮卽

乎故而如新嶽祇賀兮林魅伏騰百祿兮川臻惟存
順與歿寧兮公誦法者西銘羌昭朗而令終兮乘玄
雲而上征與造化而爲徒兮極寥廓而崢嶸形穆穆
而浸遠兮繫余將焉所程潔寒泉之列井兮孰爲我
而食之襲蘭臯之馨香兮長菲菲兮不虧想老成之
典型兮哭非專以吾私阻白馬於玄廬兮中結軫而
增悲感夙素之知顧兮敷深哀於短辭

趙生洛瑞

龜熙

哀辭

余與故箕城少尹趙公孺章有累世通家之誼孺章
厄於短造殉于任所不克終養其老親余爲之惻惻

過時而悲非直爲山陽聞笛之感也孺章有四子皆克肖稱家季胤龜熙洛瑞生稟粹美冲澹豈弟其清徹底無一點垢氛人或病其過於溫柔而中局堅剛內行純篤有不可易者常以早孤爲至慟盡歡于王父慈母致敬于季父諸兄御家以寬接人以厚賓客奴僕罔不置心腹而服從居恒無疾言遽色喜怒幾不形恂恂休休見可敬而親可愛不被物累不狃習俗紛華聲色一切不入于心惟堅坐一室尋數典籍遊戲翰墨於功令業不甚致力而能解六體留心作家軌範且好古史國乘往往發爲議論磊落可聽有

零稿數弓癖於書畫篆籀有妙悟絕藝而常內而不出若無能者故人鮮知者若假以年壽與聞君子之大道充闡其志業則古所謂三不朽者吾知其所到矣嗚呼世教衰喪紀先壞其不致擊鍾之譏者幾希而洛瑞弱齡居憂嚴於禮防非時見于母不入中門不以寒暑去苴絰苦塊泣血以終三年毀瘠幾不全而仍嬰奇疾以至不淑雖謂之死於孝亦可也噫顏淵之仁而短命盜跖之暴戾而壽此古人所以慷慨太息而致詰于老蒼者也死豹之皮固不可與狗鼠之蠢動者相易人雖欲易之吾不與其易也洛瑞諸

兄請余相紼道其行治之一二余嘗哀孺章賢而無
年又哭其肖子大化既弊報施之乖理者乃爾直欲
天問大矧而不可得曷可無一言以送其歸乎辭曰
有美一士兮天賦端良蘭蕙其質兮冰玉其腸有此
內美兮佩飾孔章婉怡承慈兮和氣充堂孝悌天植
兮善居親喪矢不服闇兮用存大防孺泣嬰哭兮瞿
瞿皇皇積憂成病兮竟底毀傷才氣內蘊兮不露鋒
銑靜居游藝兮翰墨之場苟究志業兮何用不臧宜
蒙神祐兮胡極而亡彩虹俄收兮晴空茫茫神駒過
隙兮傳舍已忘謝庭隕樹兮衛室摧梁舉世詬頑兮

子獨罹殃蹇蹇煩冤兮時命不祥八耄分甘兮碎抱
中璋鶴髮倚門兮萱草含霜哀哀晝哭兮天日無光
出自東門兮將子歸藏飄風發發兮丹旄飛揚白楊
蕭蕭兮青松在旁川原浩渺兮魂往何方顧戀庭闈
兮靈輻徊徨殘星麗昊兮孤鶴叫岡求子平素兮聞
寂虛廂羣書拋篋兮凝塵棲床欠一塊肉兮用續書
香其跡如掃兮風燭太忙日月回薄兮薪火苾苾吾
其奈何兮有淚浪浪一瞥萬古兮孰彭孰殤生寄死
真兮其勿偃偃嗚呼令名兮其存也長持慰乃兄兮
永挹芬芳

直弼蚤嬰貞疾息交絕遊恒塞兌以自守一日有過
余終南山下請行相見禮者延之以上則玄冠縞衣
翼如而進揖而坐其貌厚而恭其色溫而和其言徐
而有中其所願乃希顏以學孔子問其各姓卽尹明
直光演也明直不拘我無謝頻造我室或馳書難經
禮疑義識解頗周達余嘗畏而讓焉卽今俗學痼矣
坐城市名利場中能守身求志味其無味如明直者
幾希明直天分固美矣徧交當世之士師資亦富矣
然不被以身之教遇物之誨亦未易至此明直早孤

尹明直慈夫人哀辭 并序

失嚴訓然而能如此意者其母必賢母也是善教子
者歟已巳九月明直喪其母大碩人述遺事示余以
要誅於是焉得其壺範之詳果贊母也碩人事父母
盡孝移以事尊章尤致敬家素貧雖菽水不給而未
嘗不竭其力事夫子極其誠一恒日鷄鳴而起汛掃
室堂命家衆各執其事織紵組紃惟勤通經史大義
時閱古圖籍夜深始就寢愛子篤於恩而亦必教以
義方自其能食而言常置膝喻以格言至論使之盈
耳充腹及長彌勤而濟之以嚴明直好客客有尋明
直至者樂爲之供有截髮之風焉蓋欲其取益而輔

德也嗚呼斯至矣所以生明直歟閨門之行舍章而不見人無得以徵焉有子如明直而筆之書若此則孰謂私於其母哉嗚呼先哲有言禁童子之暴虐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教諭傅婢寡妻猶然況于慈母乎又况于慈母之賢者乎明直妙齡志學謹飭自持吾知其有所受也蓋柔性易偏於慈故爲母者能養不能誨而碩人以母之慈兼父之嚴惜哉碩人之不及見學成而名立也使明直知爲善之最樂而益勉于學則貽碩人令名也無窮矣勗哉明直辭曰

有美一人兮藥山之巔禪躬勉學兮以母之賢柏舟之悲兮母以兼父兒無嚴天兮非母何怙教以義方兮恐其忝生學以爲己兮賢聖是程恭承內訓兮循蹈矩矱衡門長掩兮書聲盈屋糟糠不厭兮烟火屢空以志養志兮樂則融融誰將鍾鼎兮用當斯樂舉天下事兮無可與易子學就將兮曰爲至榮所修者內兮敦實遺名曷不百齡兮見子成德吊者漣如兮人爲斯惻幽明一理兮勿謂不通被服慈教兮不惰厥躬無貳爾心兮母氏臨止造次顛沛兮不忘天只待到學成兮將立而揚不以旣沒兮彌顯而章爲語

欒欒兮抑哀白強魂兮歸來兮宜無永傷

神道碑

贈戶曹叅判鳧湖白公神道碑銘 并序 ○庚子

純宗在宥之十有一年冬土寇起西陲時鳧湖白公慶翰以布衣將倡義討賊被其所獲不屈而死之及賊平道臣以聞 命贈嘉善大夫戶曹叅判 旌其閭曰忠臣之門且 命錄孤聞者感歎泣下嗚呼國家昇平二百年民不識兵因潢池小警隱若敵國未旬日半省失守或降或逃而死者惟鄭忠烈一人耳中外大震京師戒嚴誠岌岌殆哉公非有一障之

責而起委巷秉忠節授命於剡鋒之下而靡悔是可
以愧王臣苟活之心而折賊徒方生之氣不淹歲而
掃盪妖氛者卽公一死之力也所謂罵賊之舌強於
百萬精兵者歟若是者死有重於泰山也公字子漸
其先水原人新羅大相字經爲初祖至仁州府使諱
繹遷定州爲關西鉅閥曾祖諱采後祖諱日永考諱
善養以儒術世家妣海州盧氏玄軫女以 英宗辛
巳舉公天姿絕異從崔處士敬林學厲志居業慕往
哲名節讀書至殺身成仁輒慷慨流涕恂恂不以賢
智上人而及其見義敢爲如湍之注壑人莫能奪也

至是聞賊起痛哭曰亂逆出吾州何面目立天壤之間乎糾率同志擬募壯勇誅僞倖未果而賊勢颺張公患人心陷溺不辨逆順必欲自我先倡作一路士氣題其旗曰新安忠義軍賁送節度營密報賊情且請亟出奇兵從間道直搗定墉俾賊首尾不相救一鼓渠帥可擒願約束諸義士鄉導遂分授方略爲內襲外迎計仍傳檄遠近以氣義相感人皆雅重公無不響應獨節度使疑之兵故不出始牧使棄城走賊徒爲僞倖選邑子爲軍官亦錄公名公裂其帖及渠魁洪景來據城謂公不日舉義急發兵掩圍公知不

免整衣冠辭廟訣諸弟曰吾則已矣必戮力繼吾志既被執賊盛陳兵衛誘脅公憤罵曰恨不能殲汝食肉寢皮何不速殺我我死不爲汝屈賊知公有盛名必欲生降仍繫獄日施毒刑者數旬而終不屈陰教守卒諭城中人爲官軍內應卒泄其謀賊大恚將殺公公大呼曰吾死則死耳當爲忠魂必殄滅汝狗鼠輩無遺類聲氣抗烈羣賊相顧失色遂被害卽壬申正月十六日也翌日諜者踰城道其事甚悉越三月官軍拔定城公諸胤入求公屍不得卽嘉山宋倉山夫人墓右子坐葬以衣履翌年癸酉 命築壇定州

城南祀公及立懂六義士又樹碑以紀之定之人立
祠五鳳山下并享六義士 宣額曰表節褒恤崇報
於是備矣公性於孝服勤幹蠱不自有其身家貧而
志養無闕尤謹追遠晨必謁廟每秋熟先庖粢盛而
後計口食與諸弟共爨不會則不食不以湛樂而廢
切憊以故子弟以修潔聞晚居鳧湖演周禮論語爲
訓施教鄉塾資助其貧者無賢愚皆獲歡心此公自
修之實達于家邦者也噫公夙聞仁義道德之說非
苟知之亦允蹈之始焉舉義終焉死義義之所在判
得頭顱是可見學問功大豈一朝襲取者哉卽所謂

出乎內者合平貞行乎外者貫乎義者耶老洲吳公
熙常狀公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以是而求公可
以知公之所以爲公君子以爲知言夫人白川趙氏
夢鸞女閭範咸備生三男宗倫前縣監宗儉宗佺文
科佐郎宗倫子時述時達時連女金持懋宗儉子時
絢宗佺子時連公弟慶楷守身好學人稱二難辛未
之役以本道亞使奔赴觀察營廟堂白既有其兄宜
獎其弟 特除泰川縣監後至漢城左尹左尹嘗謁
公隧誌強顏以應之又請銘牲石一人而僅述碑誌
非所以重事體辭彌苦而懇彌切有未忍終讓遂爲

之銘曰

衆萬之生各受天賦厥賦維何人心人路弗由弗求
豈克其全所欲所惡勿喪者賢有美白公萬夫之良
爲政于家孝友天常誦法聖哲早自得師日用服習
物則民彝晦身巉巖樂育才英何以裁之四教六行
本之則存標準一方崔苻告警適在是鄉狂姦劫炎
千里流血灑淚草檄志氣激烈誓鳩義旅以遏猖獗
力窮就執猶抗其舌圭璧可碎堅貞靡缺縛公如虎
罵賊如狗五毒遍體威怵利誘百死不變強矯其守
熊魚取舍自公平生天地中間立我大經肅肅霜雪

晶晶日星中丞爲癘卽公矢言鞭虬掃穢上訴天閭
妖腰亂領霹靂宵毒永底廓清是公報 國紫誥丹
旌炳烺門闌亦越崇祠鳳廟雉壇 寵錫所備 王
猷以光嶽嶽宋山衣冠攸藏孰云非禮精爽所托勒
銘神道垂聲千曆凡厥西人毋迷順逆如我不信視
此穹石非直昭公用扶人極

松厓朴公神道碑銘

并序○癸卯

栗谷李先生定居海山之陽大開講授朴公汝龍首
請受業先生以公慧悟進之以性理諸書公益自感
奮有疑必問有聞必記禔躬御家享先接人壹遵先

生成法先生嘗得石潭九曲樹屋于隱屏而藏修焉
公爲密通薰灸卜宅于松厓仍以自號癸酉中司馬
兩試先生秉銓舉公爲 厚陵叅奉先生時在花石
亭貽公書曰爲薄宦別泉石固知非所願而持被往
來可得源源也戊寅隱屏精舍成其擇材陶瓦終始
經營公之力也先生又擬剏朱子祠未成而赴 召
授公規畫俾卒其事其所委寄羣弟子莫敢先焉甲
申先生歿公心喪三年丙戌始建祠祀朱子及靜菴
退溪兩賢用就先生遺志因以先生配焉所謂紹賢
書院也公嘗夢先生以大學之旨筆之書以贈公悲

不自勝手寫揭先生約束于精舍刊行先生遺集遂
倡同門諸公脩禊立約每春秋集少長以講之蓄餘
財爲先生助祭至累百年不廢是爲公服勤師門之
始卒大略也公字舜卿沔川人以高麗大丞相得宜
爲初祖有諱述熙封沔川君自是珪組繼世至諱湛
入 本朝至工曹典書出爲黃海監司相海州立巖
地子孫仍居焉是爲公五代祖也會祖碧潼郡守諱
居信祖副司正諱文善考副護軍諱守義 贈戶曹
叅議以公扈 聖勞也叅議公娶平昌李氏 贈叅
議允華女以嘉靖辛丑十二月十五日舉公未成童

而荐罹內外艱方瘳憂革號天泣禱願以身代廬墓
終喪秉禮孔嚴事兄嫂如父母既免喪自奮劬書從
鄉先生學曰人而不學何以爲人恒立程準專心爲
已一日讀孟子歎曰微孟子人其禽獸乎益加鞭約
家極貧至飲水漿以藥飢而不撤功課又工於趨勒
而不能辦紙習寫於廳板樹葉以致指肉皴傷論者
謂公書法爲文學所掩平居晨起謁廟間日拜先生
祠退處書齋端拱危坐矻矻乎進脩喪祭視擊蒙要
訣仁於宗族急難如流馭臧獲先恩而後威雖不以
師道自任而諺掖後進多所成名一鄉髦士賴而不

失趨向焉龍蛇之役 大駕西狩公痛哭募兵得五
百人與趙公光珙兼程勤王奔問 行在其奮忠捍
國者如此後由司饗院直長遷司圃署別提繕工軍
資監判官由同福縣監改授青陽政平事簡不勞而
治未幾棄歸後拜戶曹佐郎平市署令以工曹正郎
謝官歸鄉辛亥七月十日考終于本第壽七十一葬
于州西栗枝坊良坐配清風金氏德溫之女壺範極
備卒於戊申附右男榮榮男承烈俱歿承烈弟成烈
進士其後承蕃衍殆不可勝記嗚呼 本朝自 中
明以后羣哲繼作凜凜向彬郁之風而人文猶有所

未暢至栗谷先生出而始盡開荒闢陋道德文章進
退行藏粹然一出於中正所以爲左海之孔子也公
最先樞衣得聞子貢之所未聞若陰陽錯綜之變心
性離合之妙發其精蘊被先生所領可又與沙溪金
文元公重峯趙文烈公并踰三席交修胥訓以成其
德業觀先生心法授受之真而公之爲公亦可知矣
於乎休哉牛溪成文簡公亟稱公之好學日新不已
重峯字公曰舜卿勵志篤學尤菴宋文正公雅言松
厓造詣得正真豪傑之士老峯閱文忠公銘之曰自
奮爲學來就有道其才可仕從政何有漢湖金文敬

公訪公遺墟而歎曰石潭洋洋松厓在傷正學高風
百世可忘芝村李文簡公牧海州亦擬立公祠于紹
賢院後旣成名之曰傷賢俎豆而侑焉公始以原從
勳 贈承政院左承旨後屢 贈至吏曹判書兼知
義禁府事成均館祭酒侍講院贊善五衛都摠府都
摠管 賜諡文溫 朝家之所褒崇羣賢之所闡揚
亦云盛矣然苟非公爲君師盡分亦何以致此哉公
後孫致煥方謀豎柱石來謁銘不佞竊誦公風義甚
夙不敢辭力疾而序之繼之以銘曰
允文文成倡道大東展拓開豁爲羣儒宗首事函丈

有松厓翁與聞性道如應撞鐘願言奔軼步趨是從
爲之先後如端木公聞難灑泣自許孤忠倡義提兵
從于灣宮凡厥有生孰無君師鮮能盡分如公之爲
退逐初服左矩右規里飽厥德鄉誦其辭一體同祀
傍賢之祠遺風餘韻曠世不衰崇秩易名 聖朝攸
馳 龍光炳煌泉隧增輝貞德之符百世不違後昆
蕃昌卽天報施柯亭之山光氣歲蕤繫公全歸永寧
在茲淵丘雖易尙無畊菑我薦石章以昭以貽匪公
之以文成之思

左尹白公神道碑銘

并序○甲辰

我 總宗十有一年冬流賊洪景來等起關西連陷
八郡當是時 國家昇平數百年人不知兵革舉惶
惑無人色守封疆者委印符頓顙賊庭清川以北靡
然爲賊藪白公慶楷以本道都事家居定州聞亂至
邑城門閉公叩門而見主倅主倅惶恟不知所措公
招諭功曹金履大曰爾旣富且久任若募士十數人
急斬崔爾倫等七八賊懸首號令則此城可守吾是
亞使當爲守城之主誠以順逆之辨時一邑應賊計
無奈何徒步歸家勸伯氏倡義討賊懷印赴平壤道
伯以公聞難不赴密 啓見公而疑至奪印時 朝

廷特除公雲山郡守公以密 啓請待罪營下道伯
強令赴任公星夜到邑前倅已往守鐵瓮山城公亦
造城下寧邊倅亦不許接時雲山前倅仍任公與寧
邊人士糾合義旅召募使申鴻周新莅寧邊素服公
名假公以召募將公杖劍而行曉諭軍民以親上死
長之義及到大陣聞伯氏立慳始伯氏在家舉義以
爲內襲賊兵外迎 王師之計部署已定事泄被執
賊誘脅萬端而終不屈竟遇害公痛念家 國號擗
欲絕力贊大陣剋期討復及破城公以衣履葬伯氏
終身不入定州城 朝家旣贈公伯氏亞卿 旌閭

錄孤又以既有其兄宜獎其弟特拜公泰川縣監是
爲公臨亂自樹之大略也公字聖翊其先水原人以
新羅大相諱字經爲初祖有諱釋仁州府使始居定
州曾祖諱采後祖諱日永考諱善養數世傳儒學妣
海州盧氏玄軫女以 英宗乙酉舉公丙午登明經
科戊申付成均學諭仍屢攝堂后已酉陞典籍卽移
禮曹佐郎始公之處堂后 上以文筆神速亟稱之
至有 特恩焉移工曹正郎兼春秋館記註官翌年
除禮郎肅謝日 命移工郎兼春秋換兵曹佐郎甲
寅復拜禮郎甲子移戶曹正郎出爲幽谷察訪庚午

神道碑
拜 肇慶廟令辛未移平安都事時關西大飢道伯
問道內事情及目下急務公言祥原郭山土賊已發
勢將土崩瓦解又言值此無前之歎須有無前之舉
可以鎮安道伯不能用其言亂平道伯謝公曰公有
先見之言而反以爲疑愧悔不已泰川新經兵燹民
邑破敗公壹心營職蠲除賑濟汲汲如救焚拯溺爲
文諭一鄉圖所以承弊易變流亡還集瘡痍向蘇道
伯考績亦稱其民乃安謐被持斧者在懇竄吉州翌
年蒙 宥丙子拜司憲府掌令丁丑拜軍資監正至
戊寅有翰林兼史相詰至煩 上徹臺臣疏言公勸

嗾至此擬律配咸昌 上以忠臣之弟特放己卯拜
長連縣監爲政如泰川立師勸學講義理礪廉恥辛
巳移掌令丁亥拜宗簿寺正用 璿譜補刊之役陞
通政階拜僉中樞敦寧府都正丙申推仲子侍從
恩陞嘉善陞拜都摠府副摠管同知中樞府事漢城
府左尹俱不就壬寅九月三十日卒葬于本州獨將
山戊坐配坡平尹氏通德郎得瑞女生先公三歲歿
先公三十三歲敬執婦道用成壺範葬在公墓同麓
舉二男二女男宗烈宗杰持平女適卓廷虎洪纘孝
洪致均時珙時璜時瑤時珩金尚彥卓景憲妻宗烈

出時墳宗杰出卓廷虎女金尚昊洪致均子倫叙時
璜一男并幼公孝悌天植居憂哀毀幾不全七耄後
猶盥沐承祭不以隆涇而廢及患風痺必束帶致齋
明燭達曙事伯氏如父師及死於忠公爲文告廟招
魂城南而舉哀終身含恤語及輒泣接人必溫恭有
一善則推獎俾興於爲仁見人不是莊嚴其辭色其
人慚服往往感化嘗做朱子南康遺制立社倉于所
居鳧湖一鄉賴以全活又行粟谷鄉約爲牧守所遵
述焉公受 兩朝殊遇嘗願爲 國家一死草疏數
萬言援古證今切磨時弊而每承臺榭在外徑遞覽

未上徹公爲畢生根焉公雖妙齡決科而好學如渴
溫繹羣經如誦己言尤用力於洛閩諸書居恒手不
釋卷庸學二部至命殉葬鷄鳴盟櫛謁家廟整襟危
坐雖困倦未嘗敬倚篤老猶作圓枕以自警治家有
法不費聲氣而上下率教如治朝盖公天資近道又
與伯氏切偲以德業伯氏旣致命遂志公又所樹立
卓爾無愧爲是兄是弟也公最愛不佞不佞亦許公
爲知己公胤子孫以麗牲之銘銘公者舍我伊誰遂
力疾而爲銘銘曰
忠臣之弟又是忠臣生死雖殊其心則均成仁取義

繫公家訓非惟訓之矢與偕謹聞亂痛哭杖劍奔問
親冒鋒鏑曉諭列郡倡起義旅遠邇齊奮腔血如沸
體膚凍皸誓滅讎賊私痛公憤民志靡定罔辨逆順
微公伯仲曠建程準此公此心孰敢比并蓋公爲人
分數極明平生所講地義天經聲氣攸感迷俗喚醒
天資良貴學力爲京先立其大何用不臧天報德善
福祿無疆勗哉西士誦法勿忘崧彼獨岳新封若堂
惟其令名昭載石章後千百禩其永無傷

知中樞介石軒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己酉

惟我 正宗大王躬祈永之化躬耆造之德旣編成

人瑞之錄以上祝 殿宮寶齡乙卯春唱生進名于
庭 命大小科回榜老人杖而造朝進秩以尊寵之
時則有介石軒李公以 景廟癸卯進士 英廟乙
卯大科應 旨赴闕詣 靈壽閣奉審 三聖玉牒
簪花導樂以安車還鄉至今京輦湖沿之士莫不傳
道盛事然或不知公孤忠直節已著於進身朝籍之
初而自號介石實不浮於終始之大致則今於顯刻
尙德之文宜有所先後者公諱弘稷字季章咸平氏
以咸平府院君諱彥爲鼻祖 本朝戊午禍有縣監
諱懼以師事金佑畢坐廢七傳至諱時佑疏斥光海

廢母論丙丁亂倡義赴亂後以官誥書虜號不就蔭
塗戒子孫及見 崇禎時者勿赴舉寔公之高祖也
曾祖諱元明祖諱大總俱以先訓自靖後各 贈左
承旨吏曹叅判考諱俊林以進士與尹公志述等請
改 明陵誌尹公被禍以同罪獨免爲取引義割各
于籍後 贈正卿皆以公貴也妣茂松尹氏進士諱
翺之女公以 英廟四十一年乙酉十月二十二日
生先公夢一偉人自稱俛仰亭宋純遺雙玉圈曰生
子可與之命數同我後其言果驗七歲能屬文十一
丁母憂執禮如成人十九赴會試不待榜而歸中路

遇榜目有已名了無幾微色一邑宰同店舍見之歎
其爲遠大器自中路還京應榜凶徒以先公庚子割
各事沮之不得謁聖而歸癸丑丁先公憂乙卯秋登
殿講及第以文義理勝被 褒鄭重赴殿試分隸國
子以主分館者挾憾而外之也以假注書進講大學
衍義朱子語類屢蒙 獎諭戊午除青巖察訪以政
官循時議必欲使以國子升六品非善意也後值新
使有先嫌呈病 啓罷而金公在魯 筵達以承文
調用陞典籍歷禮兵郎 上臨筵特詢若曰親老人
七百里旅宦情地難安何不移接近畿是日政注

上下詢全義邑無弊乎雖殘亦堪優養地矣纔退出
恩點已下赴任以清勤爲政買一屋於縣內奉親移
寓以將老近移前有 聖教也癸亥以災管都事遍
審嶺右災損蠲惠均及甲子掌試嶺右旋除忠清都
事兼海運判官監漕穀裝載吏不得刁蹬爲奸丙寅
除正言多所論 啓時朴文敬公弼周進袖劄以辨
聖誣一邊人忌之迎擊去國物論駭憤摺紳疏入
天怒大震疏頭尹公陽來以下八十三人一時拿囚
公拜掌令以三司規避討復義闕簡諸僚同時詣臺
入侍讀李光佐趙泰億追奪啓 天威震疊至有無

臣節不君之 教公起伏曰 聖教嚴截臣等宐滅
死於卽地然所執之義亶出於爲君父討亂賊有非
雷霆之威所可摧抑况沙邱二字不敢更提臣豈不
知 聖意之惻怛而此輩之爲逆正在於此論罪之
際未免攙及原疏若蒙 允許則此等句語自可減
去矣 上曰李光佐亦多非處昨冬四字下教三司
不請還收何敢持此啓入來公曰臣在鄉廬未及聞
聖教如何 上曰予曾以歸臥私第爲教矣公曰光
佐等處分胡大事也而有此不敢聞之 教乎當時
臺閣不請還收誠極駭然 下教四字伏願卽爲還

收焉於是諸臺次第引退而公獨留身力言人紀關係至重之由仍請遞斥以安私分 上批依啓右相閱公應洙副提學尹公心衡一疏一劄請收罷職之命十一月拜靈光郡守公以距鄉一舍易招嘗諄持正奉公吏畏民懷未幾解紱歸辛未冬 世子代理以獻納上京論罪趙榮國擅停大論 世子令曰向以此等黨心致煩 聖慮予心惶凜今日敢復如是李弘稷遞差 上下詢書中語 教曰李弘稷語涉不美黨心已綻斥人曰黨可謂自鳴元良幸知其心嚴斥先遞矣於是一邊人交章請罪正言金公時默

陳疏救解癸亥叙拜軍資監正甲戌開城大飢 上特除經歷捐廩賑濟府民賴活有虛留錢累鉅萬畱守尹公汲以軍律督捧境內震慄三日不敢舉火公力請寬限替當準收導俗以小學擊蒙要訣設行鄉約民俗丕變丙子遭繼妣李夫人憂持制踰禮己卯拜獻納時 上有激惱之舉至謂山林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公疏救金公亮行宋公明欽丙戌除定州牧使以上官不叶圖遞戊子除舒川郡守以災年擇差也始郡衙有鬼魅作怪公到僂帖息親審災損殫誠賑救無一捐瘞辛卯拜司諫時洪麟漢爲完伯多行

不法公將疏劾有泄之者麟漢喚李宜魯先發之時
公方擬 東宮官竟見枳於麟漢公遂作長往計構
亭於鷄龍山下龜巖之上逍遙以自樂乙未冬聞
上欲令 世孫代理而賊臣洪麟漢力沮大計不勝
憂憤將以前銜上疏構草登程而因徐命善疏已
下代理命矣丙申 英廟昇遐公赴 因山留京時
正廟卽阼磐泰永鞏而倖臣洪國榮擅弄威福公以
父執自重不以色辭假之申相晦於公有姻親之好
而亦見忤竄謫李叅議澤徵上疏請調護 中宮而
未論大臣徐命善廢問安之事遂被極刑公亦以切

姻浮言謂公必與聞公於是無復有當世念自鷄龍
往咸平營修先世墓道所居有溪山之勝矢志終老
誘掖後進之秀者羣居肄業至乙巳以年八十陞資
通政繼以大小科回榜推 恩賜爵榮耀一世嗚呼
此皆公厚德倣發而若其氣節之卓犖如大冬之松
柏頽波之砥柱歷事 三朝享年九耄人望之如靈
光之巋然亦惟我 聖朝郅隆之化有以致之不但
爲一人一家之福於乎休哉方公推恩而歸 上特
陞公崇政資 教曰此重臣少時不畏權貴者公亦
以保養 元子累累陳戒君臣之間於是乎兩無憾

矣以丙辰正月十八日考終于公州縣第壽九十二
葬于咸平蟬峙辛坐配貞夫人全義李氏學生奎齡
之女內治勤儉女則咸備常以古道諷公曰士大夫
當市朝軒冕間不失山林簔笠時意當公抗論朝貴
夫人不作憂愁色豫治衣具以待嶺海之行卽此可
知公刑家之驗先公十七年歿附公墓左公無子取
第三弟弘稷子儒性爲後女長適進士鄭泰煥次適
宋煥中儒性三男二女命緒秉緒人緒女適沈宜人
尹佐成側室男普榮文科女適元在恭普榮三男述
緒遠緒駿緒鄭泰煥二男在觀在豐女適宋爽圭宋

煥中一男學圭曾玄以下多不盡記不佞雅聞公名
論風裁曩乎若上世人物言議峻正實有古諫臣模
範今於剛齋宋文簡公狀德之文尤驗其信然也公
曾孫敦球從余遊謁牲石之文累辭以瘞朽而誠懇
彌篤遂力疾而爲銘銘曰

英 正在宥悠久化成春臺躋世泰階告平人瑞一
編彭紀絳甲公於是時大年邵德杖而造朝如古老
更稽首丹墀祝 君萬齡 君王受之獻我 殿宮
萬八之門瑞氣蒼籠維卯之春造士成均公以國老
簪花衫襴千班聳觀胥言稀有誰知遐福以德之厚

越昔 兩朝忠邪分明公秉讜正臺閣是登誅姦既
骨障隄方決或擠于外捐瘠是活直道無愧天監其
衷錫壽與貴昭朗令終位躋上卿年享大耋歸視其
庭曾玄林列蟬峙之原四尺其封我銘石章用詔無
窮

左議政淵泉洪公神道碑銘

并序○庚戌

嗚呼歷選遑古以天德王道藉手事君炳然爲世教
耿光者如唐之陸宣公宋之司馬溫公以余并時所
歆服者惟淵泉洪公諱爽周字成伯庶幾其人而直
道孤立動輒顛沛皎然一心尚未能大暴於世惟與

僿婦孺至于今稱誦無窮是遵何德而致此哉以余
耄及神迷無能爲文字役而公之弟永明都尉顯周
氏屬以牲石之文屢辭而不獲命按狀而序之於戲
我 正宗大王嘗臨軒發儀禮之策條列數百事以
問諸生皆閣筆退去時公年纔十七獨無少滯澁傷
人來相質問逐一酬答構草既竟卷意不欲多上人
也以過限不呈而出 上臨視之大加稱賞後四年
甲寅應講通詩斯干章翌年春又進講通易大有卦
遂 賜第教公王考孝安公曰鍾鼎之家有該洽之
士而不入俗樣冲澹可喜 命追付抄啓中曰洪某

不但該洽爲抄啓中最且其經學多自得之見可知
有實地工夫戊午因 御定四部手圈 教筵臣曰
抄啓中本經術通訓詁析理必程朱遺辭必歐蘇者
年少中惟洪某一入不可以後生而易之予亦時賴
其稽古之助耳及庚申五月晦 筵教至屢千言時
公以檢閱入侍記注非其職也 筵罷 特命公記
注以入公追思語次無差爽 上教筵臣曰如此史
官雖古亦未有也蓋公初年受知於 正廟者如此
及 純廟初元以承旨侍講敷陳文義啓沃弘多
上嘗擬浴沂章例 命諸臣各言其志公書進曰屢

甞清穆經傳在 講官在左諍臣在右訪袞職之闕
遺詢政事之得失臣處其間願進狂瞽之言使吾君
虛受之德布聞四方如其經傳以俟後人擬子路願
聞子之志例仰請 聖志所存 上書下若曰賢臣
碩輔爲國棟樑猛將智士爲國爪牙內而無君臣之
失外而無生民之苦閭里無愁歎之失邊圉無不虞
之患當是時一堂都俞藹然有臯陶卷阿賡載矢歌
之意至今相傳爲曠世盛事蓋公之受知於 純廟
者又如此嗚呼盛矣公性於孝自幼不一失父母意
外而足睡公教誨之嚴內而徐夫人導率之正肅然

有呂正獻家範公左右承順盡誠致敬退與諸弟劬書嘗以六經四子排課默誦至于隆顯耆艾書未嘗一日去手日用事爲卓然有操執不隨物遷化世或謂公疎於事務或不能綜密剴割者抑淺之爲知公也足睡公以文清公新齋諱樂命之從子平生績學蘊而不發而徐夫人漢湖金先生之外孫也嫻於詩書以其所蘊與所嫻者啓發於公而其庭訓心傳常在孝儉忠恕行不近名公服習薰染夙宵洞屬每侍側怡愉真有嬰兒之色白少望實隆赫若不暇及於子弟之職而觀其左右服勞少無別於寒士家人及

足睡公疾篤晝夜焦泣親執刀圭者屢月方革裂指進血及喪哀毀逾度如不欲生三年食疏衰絰杖起徐夫人慮其滅性潛以肉水炊飯以療之遭內艱又盡情致毀與仲氏爲兄弟間知己仲氏沒公哀悼已甚無歡於人世季氏早屬禁齋不敢以豐麗之容見於公常若有恐懼之色推及親戚疎遠接之盡其和施之適其宜退而無怨言每於子姪之病按方療治不專委醫此公居家至行見稱於世者也公既妙年大闡進途無碍而常持戴盆之戒不喜徵逐惟經筵侍講試園較藝盡心殫力爲一分對揚之道乙卯赴

殿試擢甲科例授直長呈遞以承政院注書兼藝文館檢閱迭居兩職者數年有謂注書薦望有私護之人廟堂請削職以華城儀範監印勞陞六品壬戌拜司諫院正言引咎辭職因陳勤典學親正士之要上優批嘉納再上疏乞免又言壯勇營既罷命以其錢穀屬內帑非王者無私藏之義請令廟堂從長分屬要以優民足食爲主 慈教若曰當此臺閣寥寥之際能舉言責之任予甚嘉之特令大臣諒宐出給採用其言公猶以情志危蹙陳章乞遞以屢違召命罷職未幾叙拜校理正言皆上疏辭公前後二疏以

敬德誠民正朝廷來諫諍勉聖學抑宦寺諸條反復極言 上皆嘉納然公猶引嫌終不起筵臣言洪某經術合置啓沃之列向者橫逆不當一向引義請嚴飭行公而猶不趨 召承 嚴教始出供職癸亥按全羅左道試歸因講筵請減外邑科費之徵歛民間者及東堂易書之弊外述冒入之習四月以歲興民家失火 特差慰諭御史往視奠接形僂請蠲本邑蔘稅五月陞應教旋除謝恩書狀官清嚴自律一行警惕兼執義司僕寺正十二月還拜校理以 仁政殿失火應 旨上疏略曰火之爲性伏而後發伏

之極者發亦必暴譬如人身有鬱不泄則心火上炎必至銷鑠焦熬顧今公議之鬱民情之鬱言路之鬱人才之鬱煩冤結轡無由自達氣類所感召機緘所觸發安得無今日譴告乎求言之教不宐獨及於言事之臣請上自廟堂下暨草野并許有懷必陳博采翕受焉 上賜批褒納命喉院撰進求言之教左揆徐公龍輔言啓沃之責專任玉署校理洪某經術文學允合久任公上章辭仍言 法嚴之遽命營建非所以仰答警告之意甲子因關東六邑民家被燒復差慰諭御史比反 命請蠲民弊者甚多十一月差

奎章閣直閣乙丑拜議政府檢詳以應教因 貞純王后因山進退之議獻議言五月而葬先王之經禮時日拘忌後世之小數因博考經禮所載及 國朝故事以進屢拜三司間兼實錄記注官漢學南東學教授文兼宣傳官丙寅 特授同副承旨屢遷至左承旨歷刑曹禮曹叅議戊辰拜吏曹己巳陞嘉善拜都承旨庚午拜同 經筵副提學奎章閣直提學時上以拘忌有移 御之命疏陳其不可歷刑曹叅判漢城左右尹復拜副提學因辭疏陳八條戒曰講學以正心遏欲以養德遠諛佞以親賢士慎命令以重

王言勤咨訪以講治道儲人才以備任使振紀綱以肅朝廷節財用以重民命 賜溫批屢疏辭不許繼下 嚴教黽勉出膺行本館錄辛未除成川府使時癘疫大熾躬行窰幕遍加撫恤賴以全活者甚衆未幾遭世父喪決歸壬申春以西警未息廟務鞅掌特薦爲備局有司堂上公以兵鉞不勵告功不時願爲督戰使出往視師廟堂不許 翼廟丹 王世子時議舉謂書筵輔導非公莫可拜右副賓客兼兩館提學十月丁外憂甲戌服闋除職以念灰榮塗控疏哀懇乙亥拜忠清道觀察使時經大歉民不聊生公疏

請得加劃田災千餘結又請軍布從優代捧以賑賙之還穀之加分取耗者襲謬作營廩久矣公以爲非法一粒不加取巡部之行路遇民訴必卸轎而聽撫諭惻怛到邑或值深夜簿牒旁午剖判如響無一漏誤民懷吏憚不惡而嚴會有蜚語行京師中李遊誠柳七在鞏捏訛興訕語涉叵測賴 上聖明燭其被誣得以無事然公益不安於朝屏居自靖至己卯六月除官凡十四并不膺 命九月拜都承旨求退不已辛巳 孝懿王后昇遐乃不敢言私入叅 廡衛候班而或見除書下者輒迸出城闔壬午拜全羅觀

察使疏辭甚力 命以謫補例察任既之任有暗行御史與守令爭較體例屬監督 啓罷公以爲同是奉 命之臣安有繡衣不自主張而使道臣奉行風旨者乎及御史還朝論列於書啓中公疏辭乞免遂閉閣不視事左道御史又移關送罪人甚衆按之多無實公問其橫羅務從輕勘其人還朝上章論劾公乃使都事替 啓至癸未正月得遞自是除拜皆不出八月丁徐夫人憂乙酉服闋所拜諸職皆不受俸祿丙戌陞資憲還差備堂拜知中樞 除旨凡數十下并不就間因事會一肅知義禁及刑曹判書而已

庚寅五月 翼廟昇遐六月拜兵曹判書以 殯宮都監提調奔赴視事及返虞以 殯宮失火時未能盡誠奉衛自列徑出九月拜刑曹判書藝文提學引咎疏辭十二月拜大司憲因辭疏論雷異星變之後舉朝寂然 上無責躬求助之教下無繩愆納誨之言極陳言路不開之弊辛卯以正使赴燕壬辰拜兩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疏辭癸巳二月以左副賓客行 王世孫相見禮三月進秩崇政拜戶曹判書甲午拜大冢宰辭不獲行都政振拔淹滯人謂百年內所創有己而特拜左議政三上辭疏六徹附奏 批

旨隆重怵迫膺 命十一月 純廟大喪以摠護使
兼三都監都提調宰相地官看審 陵地時初度封
標處有姦賊時復者講張爲幻 啓請改圖移定
新陵竣事胥 命金吾因 嚴旨黜勉視事八月因
星變乞退不許丙申四月按鄭奎煥獄五月內局進
御藥銀盃忽色變監劑醫官及隸屬罪當訊鞫 慈
聖推好生之德將施薄勘公再上劄爭甚力六月除
實錄摠裁官十月以冬雷乞退十二月按南膺中獄
居數日以病免因臺躡迸出城外尋因三司合啓有
削黜之 命己亥春始停 啓付判中樞壬寅三月

陞領中樞公自是決意休退不入都門一步以 憲
宗壬寅六月十日考終于僑舍距其生 英宗甲午
壽六十九計聞 上震悼隱卒有加以遺命不受禮
葬八月某日葬于長湍功德里某坐嗚呼公古所謂
遺德也以沉潛凝定之資躬勤苦積累之功雖位躋
崇顯而自處如韋布至若詩書易禮之訓性命理氣
之辨身踐心得怡然理順雖使處山野巖巖尚可爲
命世大儒而若其立朝大節磊落光明置之廊廟而
百僚足以矜式試之藩屏而庶務咸有條理至於天
文易象之奧筭數儀物之繁毫分縷析如指諸掌而

退然如無能不佞少日每見人謁公而歸輒問公勛業行治僂覺奮然興起有并時之幸而若其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有非想象揣摩之所可得然竊自謂獨知人所不知者以無不可對人言也在易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方公之狼狽去國也都人士女咸歎曰天不欲使吾國平治乎奈何使洪公去乎在易繫大有上九之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息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如公之德乃吾東可尚之賢而履信息順之治庶幾顯若於方來則公之一時遭

迪有不足悲而曩所謂宣公溫公皆得知照於當時流光於後世矣公於本朝各碩最慕朴思菴以其性氣風節之相近也尚論者并稱以儒相詎不宐哉洪氏籍豐山自鼻祖以來勳德載史乘至我朝慕堂文敬公德望重一世繼以永安貞明植福啓後高祖諱錫輔吏曹叅判 贈左贊成有卓節於辛壬壬禍曾祖諱象漢大宗伯 贈領議政靖惠公本生祖諱樂性領議政孝安公俱以厚德完福爲先朝名卿而祖諱樂最 贈左贊成仁而不食得賢爲嗣若足睡公諱仁謨左副承旨 贈領議政徐夫人達城

徐公觀察使迴修之女以女中君子式穀後嗣是以
公能篤學力行致位公孤卒有所秉執扶植以護我
國家萬億無疆之基則方來之慶有未可艾也配全
州李氏監役英禧之女曰江文貞公敬與其先祖也
亦稱女士治家有法度附公墓左舉一男一女男祐
謙女適前府使韓弼教祐謙好學有氣局期以大受
早歿取公季氏孫承運爲嗣府使男章錫女進士李
承九直弼與公隱顯殊塗雲泥異趣而居近年比風
慕公德義名節有贖百身起九原之願而神隕精爽
罔克闡揚然公自不朽何須於腐筆哉銘曰

尼不云乎不忮不求曾亦有言斷斷休休千載稽考
如著如龜疇述軌範念釋在茲展也洪公古之遺德
一念忠悃祐我 宗祐早歲蜚英篤學宦君受知
健陵仰贊右文 純廟初元法筵橫經宿豫啓沃用
殫忱誠言志之訓都俞一席 王曰嘉乃袞袞隆赫
翊我 嗣聖迪以祈永言皆訐謨學則誠正家耄遜
荒裨世弘多謂公再入爲時光華介石不轉終老巖
阿獨有孤忠洞徹九冥孚尹旁達百度俱貞先立其
大餘皆類推名實純粹不磷不緇夷險一節質神無
疑屈伸有命顯晦隨時廊廟之窮往哲攸悲不有君

子斯焉取斯享短流遠後千百曆嶽嶽德岡穹龜負
石我揭銘章天壤俱泐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